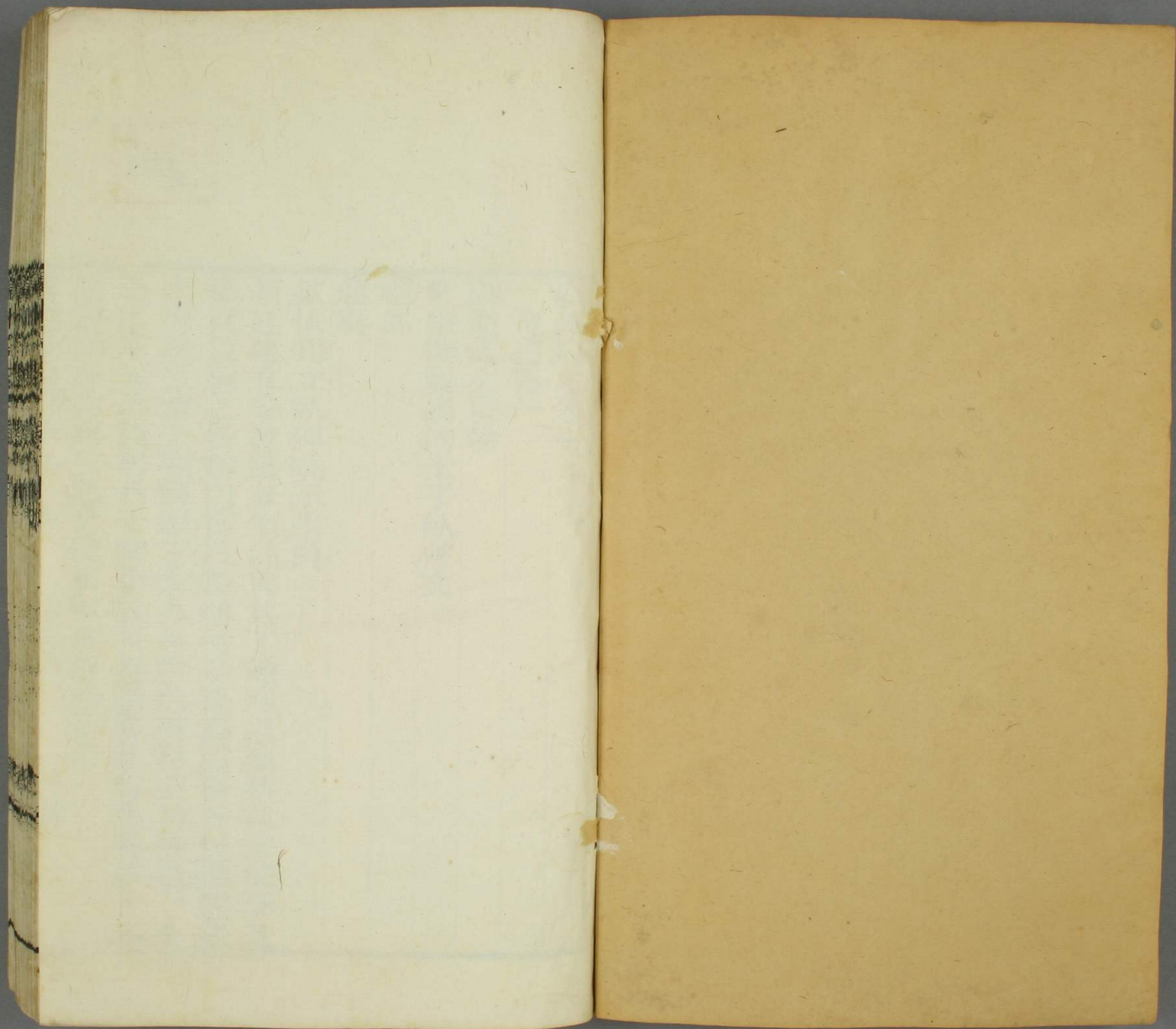


廣州府志

ル 5
1212
35





1212
35



廣州府志卷九十七

金石畧一

御製詩文宸翰

世祖御製訓飭士子臥碑文

禮部

題奏

欽依刊立臥碑曉示生員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
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
之用諸生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一生
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為者子既
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預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為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為師長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順治九年二月初九日

右碑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聖祖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改易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

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甯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甯無媿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

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甯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 日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聖祖御書萬里波澄四字

皇上御極之四十二年

萬壽初屆五旬爰隆秩望錫以

龍章甚盛典也而南海則以小臣承烈奉

命祇事焉珠宮貝闕

宸翰寵頒雲漢光華照耀無極百谷之王將永戴而率舞矣

豈止梯航重譯者進海不揚波之頌已哉 戶部右侍郎加

七級臣范承烈恭紀 陪祭官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一級臣

佟毓秀恭勒

右刻在番禺波羅南海廟

聖祖御製為考試歎行書

人才當義取王道豈分更放利來多怨徇私有惡聲文宗濂

洛理士仰楷模情若問生平事尙憐死後名 為考試歎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

賜 提督廣東學政臣翁嵩年恭勒石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聖祖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

惟

天盡所獲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阼

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皞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

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魯特噶爾丹阻險

北陲因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凶逆犯我邊鄙

虐我臣服人心不甯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

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三出絕塞朕皆親御長驅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又謚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迺蠲釋青災潔事裡望爲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泐石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愷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爲一折衝之

用且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爲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爲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茲三紀嘗見羹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隸侯尉維彼兇醜瀆亂典常旣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我螟蟥秉畀爰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駿鸞風伯戒途宜暘

而賜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
爲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絕域無人獸羣受掩
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孥翦其黨孽俘彼卒
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爲民困慎固戍守還轅
於京自夏徂冬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至再蠢茲窮寇昏
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甯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稚
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揚我旆旆我今於
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閔彼彈丸天降
兇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旣腊梟獍旣獮豺豕沙
漠西北解甲棄戈振振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
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屈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
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採芹採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

石鼓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
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維兵宜戢維德乃綏億萬斯年
視此銘詞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高宗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啟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基罔有孽芽罔不煦嫗長□□
於大當粵有金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
金川之間向會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
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
視 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

師或□□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念遠徼之不甯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

馮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氣□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睹聳躍罔不怵喜謂露布之旦暮至□□歷燕晉驅秦隴越劍關絕川江凌桃關之巖經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訓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行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畧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奸酋授首軍聲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礮堅礮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堅而番首駭駭稽首請降經畧臣

以彼罹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偕焉慮不允所請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甯赦而宥之□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於是經畧宣朕旨登壇受降已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力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石□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眾庶幾可以□則

乎乃係之以詞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
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韋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
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
茲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紆獫狁之故我將我伐
獫狁之故 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
寒暑 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
咨於恒 往視之 朕咨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於
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不摧何攻
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覆既禡既宜
師出於京師出於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

獵有節煌煌羣番 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
偵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
鑄礮攻碣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
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 鞞大膊期目之前彼乃窮蹙乞
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 道築壇肉袒羊牽 赴赴鍾
琪乃度之朔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
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
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於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
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息惠鮮 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乾隆十四年歲在己巳夏四月吉日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 梁詩正奉
勅敬書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高宗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驪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巨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事不中機才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一得搢紳之□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自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自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

執役惟謹準噶爾□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蘭入北塞我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迹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楞能用其父舊人□我□□□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旣險遠主客異焉此營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皇考謂我武旣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楞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暴殘□□達爾濟□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濟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召吉策楞等率眾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無甯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志亦非所悔□故凡馮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

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遜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之鄂枯克攜□酒糗構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眾彼眾皆我眾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徇人阿奇穆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與謀□□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歡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之其□曰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畜獵□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功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訶始幕希爾終居□偵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既知其

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制節不仁之守□世斯□篡奪相仍飄忽荏苒夙沙革面前鞏披忱集泮飛鴉食黠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張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湧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桑□□欸納牽其肥羊及馬童酒獻其屠者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五日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旣離我志□□

無前縱橫鞚鞞案角鹿陸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攖
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徇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戴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
不血刃漠無王庭時淮夷弗恭弗諱今隨師行爲師候尉
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
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
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乾隆二十年夏
歲次乙亥夏五月之吉御筆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高宗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
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
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幹 禍而移福機以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 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並集始
遲疑猶未敢信終劬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

天之鑿 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
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 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己事
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域肆狂萬但應響蜂屯蟻襟不

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築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哈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黑而霍集□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記畧見梗概茲不復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

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州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畧烏什牧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擧棋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何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氣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旋以□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旣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喀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

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施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近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境語言不同之國旣已雀毳甯不狼顧其援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屢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旣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僭德始亂爲賊是與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叢爾奚
屑徐議畊闢徐議戍設以喚以咻伊余本懷豈其弗戢圖彼
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
轅敗事用人弗當至爲愧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
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檄以定用袒羊牽二酋孽

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
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
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
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檄隙馬繼以進賊營夜
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天降孰敢鋒撓大鞞大膊如虎
搏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軍合暫旋整旅三路期
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
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厥輜重無遺重掠遣其都
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賚表章將詣都門奏凱
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鐔温禺釁鼓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甯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禮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

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眾惟仁布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十二月之吉御筆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高宗御製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爲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崖西碑益悉此言之不爽何則彼

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憇憇因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者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於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爲世臣也吾則以爲旣已受職爲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大有所爲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茲雖歲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爲愧而不可炫以爲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巳告功之文茲不復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己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旣臨境彼卽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頒師甫十年而其酋

郎卡即與革布什咱構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襍谷為敵而逆子索諾木兇悖益甚自恃地廣人眾力强與各土司構兵訖無甯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為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鬪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寬逆酋轉以為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為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勅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於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違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為阿爾泰之過皆余

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眾悍久蓄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

之謠因名為羌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

德中陷吐蕃號為無憂城遂累入寇擾大中時始復內附五

代蜀州內徙改縣曰保甯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

州治保甯縣并入明洪武初於川境析置保縣本朝雍正

五年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橋之稱而促

浸番人以殺至維州橋播為謠曲似係聞吐蕃舊事忘冀效尤耳

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

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即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

也甫十年而郎卡借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及發兵

問罪惟問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

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為窮兵黷武而轉咎已之類於姑

息養奸蓋中國之制外域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

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予窮兵黷武

則子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尙不知止足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為揚赫濯紀勳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金川小寇地不逾千餘里人不滿三萬戶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皆險番奴効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將軍阿桂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軍及參贊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犁定回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天恩助順眾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威或致少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尙諒予懷慚悔過之不暇知非稱功謝德而為言其庶幾乎繫之以辭用志始末云爾

小金首禍曰僧格桑兵救鄂什向稱沃日今定為鄂克什急呼之則鄂什也竟抗

顏行僧格桑於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阿爾泰董

數月復圍鄂克什辛卯夏阿爾泰乃遣督臣提臣每事遷就

知弗勝任將軍別授阿爾泰等名為進兵仍思遷就完事因

馳往視之辛卯冬因阿爾泰始終遲疑玩誤遂罷其職而以

溫福代為大學士授定邊將軍由西路督兵進攻其四川總

督則合桂林代之攻破巴朗向訛為班直取達圍進抵資哩

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金川助惡溫福初

卽策勵將士攻克巴朗乘勝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

克之繼命豐昇額為副將軍同溫福進剿賊尋還木蘭

我兵抵路頂宗桂林在南路其始頗合機宜連破約卡

諸寨並集革布什咱侵地尋為宋元俊所誤致有墨壟溝之

失桂林匿不上聞為阿爾泰所劾因即罷斥而令阿桂為副

將軍副南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僧格宗皆峭壁懸厓

稠卡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勇摧堅深入其阻乘勝進擣美

諾賊巢壬辰十一月遂克之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與

阿桂會復督兵攻取布朗郭宗逆酋由僻徑竄入金川擒其

父澤旺解京乃傳檄撫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悉平

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既平攢拉小金川番遂討促浸

黃川府志

卷九十七

金石畧一

六

川番雪多境險奏功以沈奏功以沈賊更遮邕綠營怯懦遇

戰辟易分兩路並進功噶之前為卡撒了口賊築碉斷徑不

能進遂別由昔嶺繞功而碉堅地險兼多雨雪攻之半年雖

以二萬餘人散佈各卡防守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罅隙於

癸巳六月遣番眾數百由間道潛出煽誘拉降番復大營

天弼庸懦失守為賊所戕賊益猖獗擾溫福後路直侵大營

綠營兵眾先潰將卒戰沒者多溫福率親兵與賊搏戰亦遇

害戡拉之地復失逆酋等罪大惡極愈不可寬矣兵既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

師而返果木有事之後當噶亦難獨駐遂整勵兵眾由南路

全師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前已間派八

而川助勤為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軍營有滿州兵在彼則

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倉皇潰竄是其事仍由溫福自誤幸

阿桂一路軍氣甚整即授為定西將軍並選健銳火器營

兵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四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剿仍

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間美諾重定兵由西路進攻其南

路則令明亮為副將軍進剿兩路並進所谷噶既入馬尼

向克捷旬日之間即收復小金川全部

並克豢養旗兵允得其力阿桂等於甲午正月拾佔谷噶

尼兩路之兵皆因有八旗勁旅奮勇先驅醜三路進一阻宜喜

登綠營感激激勵皆効法恐後奏績甚速醜三路進一阻宜喜

及彼絨布遇險而止阿桂將軍豐昇額同舒常於宜喜駐兵與

半載未能寸進而明亮則由馬尼攻得木谿卡阿桂西路則

卡角及抵庚額特亦阻險未能進遂駐紮布察阿桂西路則

屢建功羅博湖普逮遜克宗梁六月三月阿桂攻克羅博瓦山

峯峻峭堅賊眾悉力死守官軍皆涉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

險銳攻殲醜甚眾遂臨遜克爾宗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

默格爾以擾其後偵我兵攻克色湖普後賊眾防守益力阿桂

疎因分兵超越進攻盡據其初復繞道攻克日則了口亦六月

事其後進兵稍阻至十月初復繞道攻克日則了口亦六月

噶爾博日爾入當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羊

噶之賊皆截於後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羊

宜喜為賊要隘守禦極嚴豐昇額舒常攻之一年未下繼而

命豐昇額改赴西路舒常在彼更不能進甲午夏因明亮在

絨布屢攻未進不宜頓兵於無用之地令其分兵七千移攻

口地明亮遣偵卒往探不見賊蹤難以輕進亦赴西路協勦

阿桂札止之會綽斯甲布土司懇明亮宜喜并願効前驅

明亮乃出其不意令其冒雨直進遂據宜喜山梁並攻得俄

廣州府志 卷九十七 金石畧一

坡格勒古賊因掘濠斷路明亮等復為所阻矣

並毀阿桂自攻得默格爾乘勝直進賊復於康薩爾木思工噶賊

復攻得重濠躍上舟頂遂毀其礮賊甚眾四月明亮河西亦

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商之阿桂謂當仍由宜喜一路

進攻並派西路兵一千命福康安帶往攻克甲索喇卡海蘭

察亦往會攻合力並擊先克撒撒谷其日旁右之沙壩山並

達爾圖得楞及溝之口年口爾各賊皆紛

紛棄碉遁周圍五十餘里寨落悉行焚燒

息可通並清後路遜克爾宗五月至平坡六月間復攻克石

真噶寨阿桂派兵沿河從赤爾寨攻打隔河之沙爾尼一帶

兩岸夾擊聲息可通迨阿桂攻得噶爾丹喇嘛寺等處居高

得勢以遜克爾宗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派兵三路分進

豐昇額督率攻勦或斫寨而入或梯牆而進遂得其碉殺賊

無算後路苗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嶇阿桂以

益肅清矣苗則大海昆色拉枯層層破要步步披嶇阿桂以

喇嘛寺在拉枯喇嘛寺之上於此路尤為扼要其苗則大海

亦當並勦分派將領統兵同往其昆色爾山梁最險官兵皆

蟻附上攻佔其碉寨復縱火焚燒拉枯喇嘛寺入

攻得苗則大海官兵無不超越而登飛騰而入

遂克勒圍

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未至既克西里迺建劄科布

索隆古不日而傾阿桂於八月十五夜攻克烏圍其附近

而紅旗遞至木蘭詳見聞捷凱歌及誌事詩自奏捷之後四

閱月雖時有克獲未能深入直至十一月初克攻西里軍聲

愈壯而賊勢愈尋即攻得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並克格隆

古兜窩等要隘又掃清安布魯木一帶蓋據建劄之勢矣

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賊其奚走

則郎噶克了口等處皆克之並據噶占山梁十二月十七日

遂由瑪爾古當噶一帶寨落悉行掃蕩並克舍齊喇嘛寺次

日復攻克雍中喇嘛寺即於十九日統兵直擣噶喇依四面

圍攻水陸俱斷促浸番眾自攻克勒烏圍以來大小男婦紛

紛投出其大頭人布籠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魯等遂皆相率

乞降並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口其姊妹亦皆投至軍營

僉云索諾木逆酋賊黨等罪孽深重天奪其丹巴沃襍爾等

皆在圍中此蓋逆酋賊黨等罪孽深重天奪其丹巴沃襍爾等

以就圍中是時河西明亮亦入富德馬邦傳檄芥拾爾古等寨克

擒也獨古木開通乃當山梁並擣甲襍掃獨松河西一帶悉行

取獨古木開通乃當山梁並擣甲襍掃獨松河西一帶悉行

額特洗過河會阿桂合攻賊巢富德亦將河南北之噶咱普庚

與阿桂會富德所得之地俱不煩兵力易如拾芥設非西

黃州府志 卷九十七 金石畧一

路圍噶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明亮富德兩路向皆難於

未能力進自阿桂既克索隆古乘勢席捲已圍噶喇依各處

之賊皆胆破心散望風潰降非果由力戰而得若非西路官

兵直搗賊巢則明亮富德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三穴訖

兩路仍未有進取之期也

其奚逃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竭乞命而出官軍四面

負隅力抗繼用大礮環轟摧其碉卡乘勢克取旁近寨落層

層進逼殲賊日多逆酋惶懼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次第詣

營並即拘繫於是攻圍益急據其近碉斷其水道索諾木窘

迫無計遂於二月初四日早率其兄弟莎羅奔阿爾雅沃

爾斯丹巴并兩土婦及惡黨大頭人丹巴沃羅爾阿木魯

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並兩喇嘛挈大小頭目男婦二千餘

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乞免誅戮因即悉就擒獲俘獻京師

自圍勦以來計四十餘日至是全境蕩平罪人斯得紅旗於

二月十二日馳至棉花寺行宮適當告功

實仰賴 皇祖默祐益深感敬隨諭將軍阿桂等統成功

將士擇日凱旋俟東巡回蹕至黃新莊

舉行郊勞大典以昭優武策勲之盛

特恩異數加之宜厚征勦金川之役實由將軍阿桂蓋誠體

此事首功特封為頭等誠謀英勇公加賞雙眼花翎孔雀

翎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紫轡以昭崇獎能出能

入有權有經運長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允資羣力寸步

層峰冰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埵隴種金

川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鬪猶獸困捨懲雞肋

念我眾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蒼靖彼蕃徼我武維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之文

以誌愧 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三月之吉御筆

右刻在省城廣州府學

高宗御書靈泉昭貺四字

右刻在白雲山九龍泉上謹案乾隆五十一年歲次
丙午羊城一春無雨至七月旱益甚有司靡神不宗
訖無所應最後往白雲山九龍泉祈水為壇禱於東
郊甘霖疊沛四野霑足總督孫士毅以其事上聞奉

勅特建龍神廟於井上

御書四字勒石泉北以答神庥龍王廟即龍泉庵故址也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九十七終

廣州府志卷九十八

金石畧二

周

秦

漢

三國

吳

周宣王石鼓文

存

文不錄

岐陽石鼓文十碣今在京師國子監 先師廟列戟門內
左右余曩官監簿時職典守摩抄久矣惜泐蝕太甚僅存
三百三十二字世所傳浙江鄞縣范氏天一閣藏元時搨
本計存四百八十七字揚州阮文達公元會重摹刻石二
一置杭州府學一置揚州家塾甚盛事也余就養東粵次
男名澧自都中寄油素雙鈎本是從鄞縣范氏摹出者因
選工勒石并題首跋尾寄置吾鄉漢陽府學以廣其傳茲
復重為摹勒留置廣州府學俾同好者共窺古法且以結
翰墨之緣云耳 咸豐三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修禊日

漢陽葉志說識於兩廣督署福祿壽綿長之居長男名琛侍觀并監刻

右刻在省城文明門內廣州府學明倫堂凡石十二第一周宣王石鼓文六字篆書第二至十一石鼓文第十二葉志說題跋此文摹勒上石在咸豐三年今編於周代者據原刻石鼓文時也謹案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云全輯舊文者則仍從原書之時代是其例也後皆倣此

秦琅邪臺刻石 存 文不錄

琅邪臺在山東諸城三面環海秦碑在其上椎拓甚難蘇文忠知密州嘗摹刻於超然臺今又八百年嶺南去山東又遠拓本不易得乃摹刻於粵秀山學海堂為學家者法

焉同治七年正月陳澧記

右刻在省城粵秀山學海堂

漢銅鼓 存

銅鼓南海東西廟皆有之東廟者徑至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謂洪聖王舊物蔡如松作懷古詩嘗辨之云銅鼓之說出於隋書南夷傳洋人酋長好鑄銅鼓有事擊鼓夷人盡集女子首飾盡戴銅釵取釵擊鼓蔡之說止於此殊不知虞喜志林已載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又後漢書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以進則知銅鼓在後漢光武時已為希得所以有南郡之獻非止見於隋時也今廟中之鼓自唐以來有之番禺志已載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禱眾樂擊之以侑

神府之武庫亦有其二其一蓋唐僖宗朝鄭綱鎮番禺日高州太守林靄所獻初因鄉野小兒見鳴蛙之怪遂得於蠻酋大塚中事見嶺表異錄在唐時既能為怪則至今不知其幾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製作精巧所謂銘志絕無有也只周遭多鑄蝦蟇兩兩相對不知其何

意南海百詠

南海廟中銅鼓大小各一大者徑五尺高稱之中空無底劍垂四懸腰束而臍隆起旁有兩耳通體作絡索連錢及水激紋色微青豔若鋪翠光景晶瑩邊際舊有六畫今不存小者殺大者五之一高稍亞之製類大者其四角舊有金蝦蟇五為番人所竊聲遂石色純綠作鷓鴣斑斜紋織麗隱若八卦郝通志

南海廟中銅鼓大者相傳自海中浮至明嘉靖間海盜曾一本謀移去鐵索忽斷不可舉乃已小者相傳得之潯洲銅鼓灘灘水湍急春石底作銅鼓聲入夜輒有光怪一日水涸銅鼓出焉相傳其鳴應潮自遭盜劫靈鼃殘缺遂不復自鳴又傳銅鼓之大者舊雌雄各一今廟中所存者雄也其雌向遇風雷飛入獅子海中今雄鳴則其雌者輒相應二月十三日海神壽辰粵人擊之以娛神其音闐鞞鏗鉤若行雷隱隱鼓或以革掩底或積水甕中蓋而擊之聲聞十餘里外叩鼃蛤其聲益遠同上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得諸高州守所獻面闊五尺臍隱起設兩耳通體微青雜以丹砂瘕其光可鑒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

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
民間有疾禱於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
用籥章以土鞀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
軍平交阯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爲鼓流傳三川百粵頗
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
昌有嶺取以名其地鼓初成殺牲置酒子女繁會出金銀
釵叩之納諸主者有讐怨相攻則鳴鼓集眾俄頃烏合蜀
則凡鼓悉稱諸葛所遺其值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
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

曝書
亭集

南海神廟銅鼓舊聞內有陽識漢伏波將軍所鑄七字載
於廣東新語漁洋先生皇華紀聞亦聞下有款式未及觀
此鼓重大道人頗以啟視爲難果有之當爲粵中金石文

第一昔每過茲廟輒以不一啟視爲憾辛卯六月自東郡
按試歸適值修廟語道士徑啟視之則其內光潔無一字
信乎紀載之不足憑也鼓二者在殿中東大西小大者面
徑三尺五寸五分高一尺九寸六分小者面徑二尺八寸
三分高一尺二寸昔人所記謂小者殺大者五之一誤也
小者腹上微廓腹下乃縮至大者則面較鼓身四邊寬出
寸許腹漸縮下又漸廓朱竹垞謂鼓窮腰錙削下蓋取二
器折衷之此言良是昔人所記概以上廓下殺誤也大者
面腹周以雷文面綴六鼉相傳鼉爲番人取去今其跡猶
存昔人所記面綴兩鼉或又謂小者四角金蝦蟆五爲番
人所竊皆誤也大者其面一邊鑿缺兩旁各有兩耳穿以
四索色青光可鑑小者制同耳較小面紋已模糊下亦剝

缺所謂鷓鴣斑八卦畫者不甚可辨矣粵東金石畧

銅鼓貯神廟者二其一為黃蕭養所毀貯州庫者二為林
靄所獻今諸家之說謂廟中二鼓大小各一小者即林靄
所獻者是也今神廟與州庫大小有四鼓其大者亡其一
或以為盜毀或以為飛去矣而州庫之二小者未審何時
移置以補其亡且小者亦有二何止存一鼓其一鼓更何
適也番禺志

銅鼓之說無定論志往事者各援古人記載及鄉俗傳聞
以為臆斷據番禺舊志南海廟銅鼓二黃冠毀其一省志
以為銅鼓之大者雌雄各一其雌者飛入海中其為冠毀
為飛去俱不必辨但今廟中則居然二鼓矣豈毀者可復
鑄耶抑飛去者復飛還耶所存之一又不著出處且默齋

邑志又并州庫言大小四鼓其大者亡其一亡州庫者耶
亡廟中者耶所存所補語不分明諸家皆以廟東之大鼓
為林靄所獻廟西之小者得之潯洲灘水然則毀者飛者
又何鼓耶吳萊古蹟記又言并靄所獻亦不存則此廟東
之鼓又宜別有考據矣今廟門小聯法物將軍鼓鴻文刺
史碑為益都李文藻題總之為伏波所遺至當波羅外紀
南海西廟建於宋紹興其銅鼓不知得於何時方信孺南
海百詠云銅鼓東西廟皆有之則在嘉定以前矣銅鼓有
二種一為駱越鼓一為伏波鼓此鼓較東廟畧小而較伏
波鼓大殆亦駱越鼓歟南海志
諸葛武侯廟銅鼓侈足殺腰腰以上漸穹復弁之以承其
面面圍九尺有三寸出十分寸之七以覆其穹底廣如面

而空之十分其面圍去一以為腰圍十分其腰圍以其四為之高三分其高耳居上對出焉面之暈五身之暈十有二暈間有午貫文者雷文者飛鷺文者織篔文者連錢文者貫索文者刻圭文者面四隅鼃蹲之視其目作其首跪其後足欲躍且鳴長五寸高減五之三中兩鼃間故有騎以兩手控馬而馳者二今佚其一其一并人馬絜之高一寸八分二十分其高去二以為之長形製殊古非晉以後物也小欖麥氏亦藏一鼓差小亦有二騎者狀與武侯廟鼓同惟騎側更有小馬作遊牧狀為小異耳

香山志

右銅鼓在番禺波羅南海神廟者二在南海西城外第十甫南海西廟者一在香山南門外諸葛武侯廟者一小欖麥氏家藏者一按方信孺南海百詠引虞

喜志林云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考說文無銘字口部名字解云自命也許意凡經傳銘字皆當作名然則古所謂銘謂象其形以名其器耳不必盡有款識也薛氏鐘鼎款識所載象尊兕卣及濟南古鼎皆無文字是其證南海番禺香山各縣志並以銅鼓為漢時物今從其例豈得因無款識遂不著錄耶

楊孝元宅甄

佚

謹案黃通志城南有民張瓊者掘地種萁得一甄云楊孝元宅據此則甄當有字瓊以為瑞因號南雪白是聰悟漸能賦詩

吳永安五年鏡銘

存

永安五年十一月校尉□□明鏡百鍊師命長常富貴樂未央宜侯王

永安鏡海甯陳均得於廣州市上云南海人掘地得之考永安紀年有六吳孫休晉惠帝張實沮渠蒙遜元子攸李乾順張實以下竊據之地皆無廣州晉惠永安不及一年即改建武魏書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非南海之廣州又祇三年此云五年其為孫吳時物無疑矣廣東金石畧

天發神識殘碑存 文不錄

右刻在南海西樵山三湖書院案碑舊在江甯府學嘉慶十年燬於火阮元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重刻於揚州婺源俞文詔又於咸豐十年重摹番禺陳澧藏本上石並釋其文

嵌諸三湖書院

晉銅佛款識存

晉太康六年八月十六日東作使張揚刺生得小男藥師留此上鑄藥師佛願父母眷屬生生見佛世世聞法道心堅固乃至菩提

謹案銅佛供在省城光孝寺庫房高約二尺餘款識刻於銅佛之背

永興甄文字在篆隸之間 存

永興年昌造

右甄藏番禺許應鑠家攷永興紀年凡七漢桓帝晉惠帝魏冉閔前秦苻堅北魏明元帝孝武帝明張維冉閔苻堅張維竊據之地與廣州無涉至魏永安置

廣州其治在魯陽非在南海此甄形並文皆與永嘉相類則非漢桓帝時物而為晉惠帝時物明矣

永嘉甄文字在篆隸之間

永嘉五年辛未子孫昌皆侯王

永嘉五年此文在甄橫甄形上豐下殺

子孫千億皆壽萬年此與上永嘉五年合為一甄文在旁殺處

永嘉六年壬申宜子呆孫

永嘉六年壬申宜子佛孫

缺申永保萬年

永嘉六年壬申宜子佛孫

永嘉六年壬公申永但下

缺年舌申子孫百年

缺比年東邠西造

永嘉莞州祀

案永嘉甄嘉慶七年番禺蔡長青得於廣州聚龍岡凡三十餘由藏順德温遂之家今見拓本惟此九種而已攷永嘉紀年凡二漢冲帝惟乙酉一年此刻云五年辛未六年壬申則晉懷帝時物也懷帝以五年辛未六月為劉聰所執荀藩移檄州郡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至癸酉四月愍帝即位然後改元建興此甄偶永嘉六年者是時尙未有建興之號故仍稱永嘉也甄長慮備尺一尺五寸強寬九寸厚一寸七分其薄者一寸二分文在其旁隸書徑八分或一寸強又有上豐下殺者書在甄橫蓋甄墓門之半規也甄文壬舌二字皆字源隸韻所未收字源云壬漢碑皆作

壬考說文壬象人脛脛任體也徐鍇曰二為陰中一為陽此作壬又作舌尙合一為陽及象人脛之指又六年六字形同吳仲山碑熹平六年之六隸釋以為元字此甄紀年云壬申則為六年可知亦足正洪氏之誤惟保古文作禾禾从子从八此作吊又作帛疑口口皆八字之譌末一甄世九合為一字古碑刻往往有此九下州字與孔宙碑酬字右體相類當為州字州下礼字剝泐所未詳也廣東金石畧

永嘉五年歲在辛未辟除不祥
永嘉六年壬申宜公侯王
永嘉六年壬申富且貴
永嘉七年癸酉宜子宜孫

右永嘉甄文凡四種藏番禺林伯桐家攷永嘉紀年

凡六甄文今有稱七年者愍帝癸酉夏四月始即位改元則未改元以前仍用永嘉年號也

永嘉五年辟下
永嘉五年辛未子孫昌皆侯王
永嘉六年壬申子孫百年
永嘉六年壬申宜公侯壽百年
永嘉六年壬申永保萬年
永嘉六年壬申宜子宜孫
永嘉六年壬申富下
永嘉七年癸酉子孫君侯
永嘉七年癸酉君子壽考

右永嘉甄文凡九種藏番禺許應鏞家

永嘉六年壬申皆壽百年

右永嘉甄道光二十六年出於白雲山古冢中南海桂文燦藏

永嘉世九州荒余廣州平且康

右永嘉甄藏南海羅文俊家據知稼軒集著錄南海志云晉書王機以永嘉六年據廣州則亦非無事之時也

建興甄文隸書存

建興二年甲戌皆封已下斷缺

建興甄南海顏斯總得於惠福里之關帝廟考建興紀年三蜀漢版圖不及粵吳孫亮僅一年又非甲戌此稱二年甲戌則晉愍帝時物也甄形製畧與永嘉甄同惟背面皆

有方鄧文為小異耳廣東金石畧

建興二年甲戌皆封侯位

右建興甄凡二出款識竝同道光二十五年出於白雲山古冢中一藏南海桂文燦家一藏番禺許應鏞家

吳隱之貪泉詩存

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右刻在南海石門輿地紀勝云在廣州治廳事東今不存矣此為萬曆二十二年郡人右布政使李鳳等所立下刻貪泉二大字按劉孝標世說新語引晉安紀此詩首句作石門有貪泉與晉書循吏傳及碑文異

梁普通元年勅賜峽山寺額至德碑

佚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據禹峽山志存目金通志云廣

慶寺即峽山飛來寺梁普通間貞俊禪師建賜額至

德是也

陳廣州刺史歐陽頎德政碑

佚

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

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

藝文類聚作勃

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

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曰孝為

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簣之日幾將毀終不杖

之言深非通制遺貨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

次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

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啟黃樞神亡赤

伏天地崩霄川冢沸騰羣俾酋豪更為禍亂朝披羽檄夜炤

燿烽浴鐵蔽於山原縱金駭於樓堞公披兵屢出獨據胡床

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克凶渠

藝文類聚作梁

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

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臬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既

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

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况番禺連帥實謂宗枝迷我天機

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

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宏朝紀

藝文類聚作綱

至輿櫬已焚祝史妖

藝文類聚作妖

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

樂造次訃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螭但八桂之士蠻夷不賓九

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風愛仁恩可以懷猛
獸威名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
從唐侯以允國屈啟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三改璇
衡包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
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
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彌巨原野賊盜
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局脂
脯豪家鐘鼎為樂揚祛灑汗振雨唐類函流風市有千金之
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啟丹誠乞於大
路康莊式刊豐揆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
記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

乃詔庸臣為其銘曰赫赫宗陳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
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惟嶽賦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
白鎮悠悠銅畧藝文類聚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
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徐

碑文不著年月以陳書本傳考之顧自梁迄陳在廣最久
然入陳乃為廣州刺史耳序云踐祚之初進位征南將軍
廣州刺史則碑當撰於陳武帝永定元年也郝志作二年
任誤廣東金石畧

唐廣州寶莊寺舍利塔碑佚
昔者萬人疾疫神農鞭草而救之四維凋瘵夏禹刊木以除
之豈非物外其性則道功出事憊其和則任跡著傍稽素篆

仰叩元扉卽時義而規大覺因彝倫而佇真諦向使三災克
殄八正咸修人握戒珠家藏寶印則三十二相不可得而視
也八萬四千法不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以運否而生佛機
以道喪而顯况迦維授手摩竭推心高張妙用之功自拯橫
流之弊蓋不獲已豈徒然哉故能業擁大千化形真一由樂
推而起七覺因來蘇而坐三昧發揮五演以寂滅爲身常提
挈四流用慈悲爲化迹黑風宵遁波旬忘反噬之心緣沼晨
開天常識問津之所括夷塗於九相蹇步其安納慧晷於重
昏迷方自曉大矣哉應物而起興運而終至自於崑冥復歸
於無後雖金沙冥駕雙林無可作之期而玉牒遺文六塵有
經行之俗象法不可以無主微言不可以遂喪六千羅漢競
結香緣五百仙人分開講肆星龕月殿俄盈震旦之墟鳳刹

蜺旌坐遍閻浮之域屈伸闢闢其道大矣哉夫寶莊嚴寺舍
利塔者梁大同三年內道場沙門曇裕法師所立也其琅邪
貴族則漢庭峻節祖德猶傳梁甫高吟嘉聲未墜法師夙登
真地深入慧門照果業於三明拂塵勞於八解羊車綺歲懸
欣半月之詞鳳閣鱗年已振彌天之響道惟堅固行乃頭陀
百結斯安斥羅綃而不御十珍雖貴對藜藿而甘心於時以
丕應天人大宏緇侶法師至誠幽感獨步元宗豈直王公欽
振錫之風固亦天子降同輿之禮寶瓶宵注則雨露隨軒玉
柄朝撝則風霜滿席旣而表懷有在潛營擯俗之圖爰定我
居首托棲霞之寺爾乃巖開石雷邑跨金陵魚峯多讚唄之
權虎溪有送迎之限紫蘿山徑居藏勝緣青松磻戶坐諧幽
致枕石漱流者久之原夫見化有緣應身欲謝昊天罔極追

懷自遠故有諸天聚會共位神光列國交兵闕四譯求其致
 豈不深哉然則麟鳳下靈猶稱瑞貺玉石微翫尙騰精彩亦
 有楚鐸淪照擢紫靄以衝星周鼎沈華吐黃雲而噴景誠浩
 作者之述足稱希代之貴况夫釋迦妙相如來真骨雖八萬
 四千之寶塔散在羣方而九十二道之靈虹終聞間出立誠
 斯應瞻庭廡而時逢非德不鄰厯山川而罕致是以憂填頓
 顙思存電下之光波匿投身願奉巖間之影粵在梁武精求
 不暇以爲秦登竭石而事止尋仙漢索瀛洲而心非好善於
 是齋筵鳳設上祈切利之官講帳星隨下請龍王之藏輕齋
 棹海重賞梯山庶玉匣之全移幸金棺之半啟以法師智遺
 人我識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靈感爰承綸綍載踐滄溟過
 石門而右指厯銅標而左顧乘桴月泝戒楫星沼相彼遐陬

實爲荒裔一音演說本承聽受之鄉五日繼明素隔照臨之
 域珍奇乃萃聖德攸傳則知有感必臻信覃幽境不行而至
 豈隔殊方法師旣達國城式敷朝命受銑筐而頂禮撫瑤緘
 而跪發盡收其寶重載而歸亦猶珠匿弊衣須馬鳴而後用
 金藏陋宇待龍樹而方開梁氏之都妙算而仰神光家之繇
 也十四字疑有脫誤炎涼可質往返九十旬楫楫不輟風潮八千里
 以大同三歲屈於茲邑法師性豐幽澹質固虛羸綿厯是淹
 疲疴屢積維摩見病益伸方便之門道安謝歸思遠朝廷之
 事願居此刹有詔許焉仍分舍利俾宏真福國惟甌駱郡實
 番禺爾其封疆跨躡之壯海陸會同之衝上當星紀下裂坤
 維階百越而鄰三吳軼雕題而輒交趾神仙氣色汀洲建不
 死之鄉舜禹精靈原隰現行宮之地閭闔霧撲士女雲流謳

廣州府志 卷九十八
歌有霸道之餘毗俗得華風之雜蜃樓高峙猶埋夕帳螺臺
峻積尚識朝基信夷夏之奧區而仙靈之窟宅也此寺乃曩
在宋朝早延題目法師聿提神足願啟規模爰於殿前更須
彌之塔因緣盛力人以子來徵日官而正墨集風師而舉草
育王奔命掃地戶而獻神兵梵事馳心感天官而下靈匠崇
階遽積寶樹俄周不殊仙造還如湧出故其粉畫之妙丹青
之要璿基岌其六峙瑯關紛其四照仙楹架雨若披雲翳之
宮絲檻臨風似過扶搖之路散華瑤於月徑璧合非遙撥層
網於星潯珠連可驗玉虬承雷縹雲竇而將騫金爵提薨拂
烟衢而待翥瑤窗繡戶洞達交輝方井圓泉參差倒景雕鐫
備勒飛禽走獸之奇藻繪爭開複地重天之變懸梁九息良
馬踐走而未窮壘磴三休的盧騁捷而知倦是栖銀槲用府

瓊函採舍衛之遺模得浮圖之故事爰自梁末以迄皇初城
邑屢新軒墀若舊雖復百魔蜩沸聽鼓鐸而懷音六賊蜂屯
仰椽欒而革面多迴淨施罕犯仁宮則知遐吹所會斯同偃
草慈雲所潤豈直流根故能比蜀守之祠堂長爲典制均魯
王之祕殿若有明徵宜其作鎮一隅俯炎荒而獨秀盤基有
地冠終古而長存者乎國家業擁太初事用皇極高祖以援
危撥亂伏紫氣以登三太宗以端拱繼明自黃離而用九皇
上纘乾坤之合業振文武之英風太階平而百度理中國定
而兆人樂時和歲阜邑頌塗歌以五刑不用六械徒設舟車
四達難論貢賦之差襟帶八荒非復華夷之隔天寶降地符
昇水石甄祉飛沈効慶雖協和制變實賴交思之功而持盈
守成亦資連帥之助大中大夫使持節廣韶等州都督李某

廣州府志卷之八
早登清貫夙踐崇軒嘉猷迴發於天朝善政果行於朞月越
谿仙鏘吐光芒而駭人岱嶺寒松排風颺以成性美哉稱由
功著鶻響徹於雲霄方爲時須熊軾疲於道路廣陵單轂如
送張綱淳海亂繩復思龔遂王尊阜蓋欣臨折坂之前吳隱
朱駟更集貪泉之右高名夙著佛化橫飛羣盜屏跡而歸農
姦吏聞風而去職京坻坐積圜狂潛迴汲黯之臥淮揚直聞
清淨王堂之居汝郡但舉賢良用能使檻穽不施猛獸巡江
而遠竄市廛無擾商旅倍道而相歡颺風寢毒炎埃罷厲人
稱有道家實無爲加以援翰寫心自契真廉之旨高談見意
不踰元默之津學究儒林真窮釋部知通人事且味禪宗道
可以知歸物繇其顯會是歲也忽於此塔重覩神光玉林照
灼金山具足倏來忽往類奔電之舍雲吐燄流精若繁星之

轉漢傾都共仰溢郭周寬士女幾乎數里光景動乎七重寶
孟冬之日也觀夫至道不私瑞生必由乎樂國慶基有會福
至必依於善人自非化足動微教非飾迹何以發真如之盛
契壯實相之輝華在昔鳳集潁川宣后歸功於良守龍游湘
浦章帝布德於賢臣歷選前猷茲爲故實然後上和下睦主
聖臣良滅火返風雖有辭於進壤母修子應亦何愧於當仁
至於百越衣纓三闕耆老或代傳篁竹氣推丹桂之城家擅
芝蘭名動蒼梧之野出平原而祛甲擁崇闈以鳴鐘並爲蕃
部之恩親覩招提之瑞同祈介福共潔齋壇罄龍象於南州
盡衣鉢於西竺會吞方仗供備孟蘭法鼓振而沙界肅洪鐘
鏘而鐵圍淨妙財爰捨法施爭流華轂物於香城文駟填於
寶廐鏗藏巨億更入僧田價值百千還登佛座豈徒照車十

乘列隋氏之明珠盈筐萬金積大顛之寶具而已朝散大夫
守長史某地乘華緒價偃名流豫章擢而成幹騏驎生而躡
影山濤天骨無情吏隱之間王衍風神自出塵埃之表自忝
榮嶺海作式瀛幽畧其小術包其大體振溫良之逸步得毘
贊之宏綱布道移風善寵邦政歸休置驛獨守家聲然則野
老行歌雖致功於露冕潘君坐嘯固藉美於題輿化成異壤
抑由同德故能道揚法教揮斥蓋纏家懷方廣之恩人慕章
陀之學傳燈繼燼曳組成陰下逮府寮旁周縣案並志薰修
同希福慧時有明威將軍行禺府折衝都尉李公天子之舊
屬朝廷之夙將也靈根自遠聖族多奇受睇盼於甘泉奉衣
纓於平樂青龍帶劍先超殿閣之榮白虎銜珠早陟齋壇之
寵自招皇誕作鎮邊城湟水樓船遂勞都尉灞陵車馬尙識

將軍魂驚斷雁之峯恩盡沈鳶之浦濡鱗涸轍處定水而彌
勤撫翼香林在窮途而更切頻光法會薦委珠珍護持攸仰
招提是屬其兆基也如此經綸黼藻其大矣哉爰有上座寶
輪等並妙根宿值勝果將圓翰飛般若之林高步檀那之舍
慈衿密洞散明月於談筵智鑿相輝化繁霜於寶刃思瑠琬
璧式播徽猷弟子家嗣太邱忝閨門之薄宦地連睢渙竊藻
繪之餘工爰託下才用旌高躅豈知仲宣旅泊方銜深井之
悲長卿罷歸空負凌雲之氣我之懷矣乃作銘曰
太息頽運嗟呼失道德弊爲仁物壯則老繄猿情暗求鴟計
早赤水沈珠元邱墜寶皇矣妙覺蒸然應期宗深微妙業奧
慈悲燃燈匡俗捨棧濟時湟槃不住般若無思俯迹見生和
光不滅色音雖昧規模尙切猗歟上人穆彼惟新智傾八藏

心超六塵淒涼燬宅解脫迷津鴻冥佇想龍蟄存身青蓋遺
邦黃旗故服原隰形勢江山重複礪戶秋明巖盤夜燭鼓鐘
於宮聲聞於外聿求紫闥言尋丹瀨絕域樓臺驚濤顛沛至
誠冥感神真顯會甄陶設險翼軫疏源尉陀餘國盧循舊邊
邑居雄盛人物殷全是維樂土實曰龍川護持靈刹莊嚴寶
塔基構鼎新亭樂爐業奔日宵排歸雲曉納駕壁三休連薨
四合分惟星紀境控天池棟宇縣邈衡津推移神機不應瑞
景潛移光合玉廡彩動金枝凡我寮庶同嗟權實周顛情勤
王蒙思逸咫尺幽鍵往來靈室共蔭法堂俱歸慧日四維信
受三明宏益貝葉紛綸龍華烏奕講肆宏敞齊筵巨翼供引
純陀飯迴香積天人合契幽顯同心傾家奉賄破產移琛軒
裳負鶩纓珮交臨蘭薰習遠檀那意深偉哉連率冲乎德化

職重隼裳秩遵熊駕酌貪貽則還瀆息詐道濟香城禎凝寶
舍琳琅什種杞梓緇徒調輕僧會辨析文殊奔螭易失令鼠
難拘願刊貞珉永冠康衢伊我窮途欣茲勝謁文休泛海仲
翔遊越倘想知音有懷明發謬惟雅顧叨陪天骨爰抽弱翰
式敘高蹤孤音易竭獨賞難逢思起王粲悲生蔡邕豈無章
甫誰適為容

王勃集

碑文無年月考王勃集鞏鑑圖銘序上元二年歲次乙亥
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趾旅次南海云云
據此則此文當是同時作也寶莊嚴寺即今之六榕寺在

廣州府西北半里許

廣東金石畧

瘞髮塔記

存

佛祖興世信非偶然昔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茲戒壇預識

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受戒於此梁天鑒元年又有梵僧智藥
 三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來菩提樹一株植於戒壇前且立
 碑云吾過後一百六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
 乘度無量眾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今能禪師正月八日抵
 此因論風旛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宗踴躍欣慶昔所未
 聞遂詰得法端由於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祝髮二月八日
 集諸名德受具足戒既而於菩提樹下開單傳宗旨一如昔
 識法遂募眾建茲浮圖瘞禪師髮一旦落成八面嚴潔騰空
 七層端如湧出偉歟禪師法力之厚禪指即遂萬古嘉猷巍
 然不磨聊敘梗概以紀歲月云儀鳳元年歲次丙子吾佛生
 日 法性寺講涅槃經法師印宗 勸緣法性寺住持比丘
 法才同立

茲乃李唐法性寺住持法才所建其來舊矣寒暑遷流遂至
 斷裂比丘邱口口達欽觀斯古蹟堙沒無聞爰發喜心恭同淨
 侶比丘行繼超吳口口超敏實口口真良超銳明宇顯良明常
 捐資勒石重結清緣時有居士區亦軫者夙擅丹青兼綜名
 理偶觀勝事欣繪此圖頓見靈山一會儼然寶塔有如湧出
 庶於西乾異種再標龍藏真詮東土禪枝遠接鶴林慈蔭用
 垂不朽聊紀貞珉 萬曆壬子季冬望日 比丘通岸

記勒石於儀鳳元年丙子法性寺住持僧法才立曹溪志
 云此碑見存省城光孝寺菩提樹下乃唐刻也然今樹下
 之石乃明萬曆壬子重刻

粵東金石畧

沈佺期峽山賦

佚

縹緲之間有禪關兮俯尋碧澗敕特賜之廣慶兮名標峽山

嶄然七十二峰兮高侵雲漢巨爾百萬紀兮永鎮人寰竊
惟羊城五嶺之要衝清遠諸峰之高壓中有絕境山名曰峽
澗穿一水之流旁列兩峯之夾層厓邃谷疊屏帳以重圍怪
石奇峰聳樓臺之高插山尖兮嶺危天環兮地旋前山踴兮
龍奮躍後山猛兮虎踞躑冠出巫山之十二高起法界之三
千霧鎖烟籠真物外虛無之境月明風裊實壺中別有之天
春木茂兮剪琉璃春花開兮藹蘭蕙夏風涼兮來殿閣秋露
冷兮滴松檜冬爐煖兮新炭酷歲醪酌兮杯盤美壯蓬萊三
島之居類天闕五雲之際閒憑晚閣指天外之霞飛夢斷曉
鐘聽雲間之鶴唳紀事者曰昔在梁武帝繞臨幅幘降二庶
之青衿來五羊之穗鞭其後化遊士以去此託舒州之夢焉
於是雲奔電激神殿一霎而至止雕梁峻柱金身丈六以巍

然爰主靈祠居二禺而作鎮中有梵刹羣列釋以安禪輒有
怪異紛紜神靈出沒達摩石兮聖蹟俱存觀音泉兮源流不
絕老人巖畔竹交加白泡潭中魚跳躍猿環不見時聽古木
號風犀鎖已沈夜見寒潭浸月更復臺高獅子巖產金芝蘚
斑斑兮定心泉水綠綠兮放生池龍磨角而江澄素練嶺標
幡而雲走輕旗舍利塔兮觀神人之現波羅樹兮聞異香之
奇烟鎖釣魚臺往事追空於趙子雲迷和光洞今人莫覓乎
昌期雲衲來遊琴書投靜恬然淡泊於吾是酪役役紛華而
非所競何妨拚峽山之遊恍乎步蓬萊之境復系之以詩
覽遍名山境無如此峽山兩峰支碧漢一水抱青灣松老龍
猶在波澄勢自還烟波籠佛座風月伴僧閒騷客吟無盡良
工畫想艱奇哉全福地今古鎮人寰

馬嶽山志

謹案峽山在清遠此賦刻石未詳年月考唐書沈佺期傳佺期相州內黃人官至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故附錄於開元之前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畧使宋公遺愛碑頌

佚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元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蹇蹇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人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

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憫兮赫兮喧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麩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斲堅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撒茅茨夜作而炎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

廣州府志卷之八
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子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
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
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
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
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甯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
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
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鳥兮貨爲臺市
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
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犛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
壽考

張說燕
公集

碑無年月考通鑑開元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

十一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尙書西京留守令馳驛
詣闕則文當作於四年終也然新書本傳稱廣人爲璟立
遺愛頌璟上言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
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似是碑不久
立矣而輿地紀勝猶列其碑目所不詳也

廣東金
石畧

張九齡峽山題名

佚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見禺峽山志案九齡開元時爲
宰輔此題名未詳年月故附錄開元後

陳元伯貪泉銘

佚

石門海口厥土惟南爰有寒泉注涯之潭洵溢得窟旣潔且
甘古來共傳飲之則貪或曰不然人心自欲銅山恆有意亦
未足矧來茲土舶車相屬利汨其心貨盲其目在昔賢守惟

孟與吳雖飲此泉捐金還珠由是言之自有貪夫匪以泉故其心則渝嘗讀舊史錢神銅臭漢晉昏濁多門取授上下相蒙靡恤靡救由物而已豈泉之咎皇唐啟聖開元御歷黜陟幽明官人慎擇道風淳儉吏業清白於戲爾泉其名可易器滿不完不貪為寶子罕詞殫潤屋潤身禍福之端勒銘貪泉作誠庶官欽定全唐文

趙明誠金石錄銘為薛希昌八分書天寶五載八月而鄭

樵通志金石畧又云一篆書今不可攷矣廣東金石畧

冊祭廣利王記佚

我皇乘時龍臨大寶四十載矣洪休鑠於元吉元澤浸於有截恢復五運更明三辰以為海者冲融浮天汗漫吐氣戴萬有朝百川屢効休徵之應未崇封建之典逮天寶十載三月

庚子冊為廣利王明盛禮也分命義王府長史范陽張九章奉玉簡金字之冊將璧環幣帛之貺拖毳衣綉潔牲正辭神理居歆佇百福而上達帝道惟永視九瀛而咸又洋洋乎未始有也初張公作宰南海亟遷右職惠化未泯琴堂尚存人挹子奇之風時美相如之使議政之老惟見子孫佐書之史俱垂班白風闕郊候鱗集歡迎詠舊德於江干覩慈君於鷓首咸謂愷悌君子令聞不忘者歟夫典冊光揚德貴周洽信美不著古人所慚敢舉其凡以記於石夫天寶十載暮春三月天王正土德之元辰海君受玉冊之初吉也欽定全唐文

記闕撰人姓名曹學佺嶺南名勝記沈廷芳廣州志於題李邕誤也新唐書元宗紀天寶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此記作於十載邕死已久曹沈何所据而屬之邕邪復

齋碑錄載張九臯祭南海冊當卽此但僞章爲臯耳九章

曲江人記稱范陽蓋族望也

廣東金石畧

夫子廟堂記 駕部郎中程浩撰 朝議郎判尙書武部員

外郎瑯琊顏真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尙書都官郎中東海

徐浩篆

存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明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用和鬼神以享道不可筌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

以貫之我先師孔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禹堯之德有時以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捨之而亡昔否於宗周今泰於皇唐不然何耀袞而裳垂珠而王者矣 唐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三日景戌建 大元皇慶二年歲在癸丑良月廣州路學重刊

記在廣州府學上鐫 宣聖充公小景下鐫此文全文見

唐文粹此特半篇耳又文粹云大厯二年撰碑云天寶十

一載建亦時代先後不合蓋經宋僧夢英摹書

夢英書碑在陝西西安

府此又從宋刻重刊故不無乖舛耳今姑列於天寶時而

著其誤以備考焉

廣東金石畧

天寶勅賜放生池碑

佚

廣州府志卷之十八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據禺峽山志存目其文則不可考矣

顏魯公小字麻姑壇記 存

右刻在省城雙門底粵秀書院不知何時勒石其文世多有故不錄

唐故龔州長史女前廣州綏南府別將琅琊王公夫人故費氏墓誌銘 并序 沛國武季元撰 存

夫人費氏之先肇於殷代靈源自遠軒蓋相繼祖諱楚廣州清遠縣令父諱瑾龔州長史簪裾之道咸聞令譽夫人柔德斯順韶姿克雍處幽閑以必奉母儀配君子而將惇婦道穠華未謝驚風忽摧乃以唐貞元九年歲在癸未三月四日卒於南海洞元里之私第四月三日將窆於府城北五里之野

時年卅有四卽遠之禮塗車備列平郊蕭索粧臺寂寥向微燭而隻影獨傷對總帷而幼子交泣悲夫白駒易往清波莫返花墮深澗珠沈夜泉畏陵谷之推移紀音容於幽壙勒銘貞石光昭合儀銘曰

葬華將茂兮空嘆朝鮮宛如之人兮不永其年謝三春兮將歸九泉悲流波而同爲逝川

右碑石咸豐年出於省城北門外白雲山古冢中口村人某氏掘得之藏於其家按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小注有府二綏南番禺碑所謂綏南府是也琅琊王公及費氏無攷費楚費瑾亦無攷楚廣州清遠縣令阮通志清遠志並失載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佚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海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藩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閔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室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奧庠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

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茸燾金節析羽旆旗旒旒咸飾於下鼓以鼗晉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卉裳罽衣胡夷蠻蠻睚眦就列千人以上銅鼎體節燔炮馘炙羽鱗狸牙之物沈泛醜益之齊均飫於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

廣州府志 卷之八
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於往初肇自
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
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
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云

柳河東先

集生

碑無撰書之年王象之輿地紀勝載其碑目於廣州亦不
著年月記云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韓醇訓詁以爲馬
摠摠元和八年十二月爲嶺南節度使記云斥其制爲堂
十月甲子克成則當爲九年之十月子厚未官連州之時
矣新書馬摠傳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復徙桂管經畧觀察
使入爲刑部侍郎不載嶺南節度據此記可證韓醇訓詁

之確而補傳之缺矣

廣東金石畧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
愈撰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 存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
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
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
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
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
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今在廣州治
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
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
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

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鄣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昇舟風雨少弛懼夫奏

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旣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颿送颿旗燾旄麾飛揚藹藹鐃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掉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五穀胥孰明年祀歸又廣宮廟而大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譟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於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

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
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
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
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
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耳矣
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
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
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
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
公神人具依 元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建 □字人李叔
齊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撰陳諫書以余家舊藏集本校之皆

同惟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爲蜿蜿蛇蛇小異當以碑爲
正今世所行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
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亦賴石爲正也集錄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合
從事代祠戣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
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謂潮州不知其旣
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
氣日祭之至四瀆則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
州刺史行事祠下知與岳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
事此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闕入

廣利王三字武億授堂金石跋

碑立於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十四年正月上合中使迎佛骨韓愈上疏諫憲宗怒甚貶為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皇甫鏞惡愈狷直請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然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唐書附王伾傳云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次最貴號為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冊神為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齋戒伏祝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

宗貞元二年太常卿董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至饗祭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敕旨宜依仍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據此知御署祝版事已久停而後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與董晉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此為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據文云咸願刻廟

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眾人之請而作此也

王昶金石萃編

碑在廣州南海廟凡唐代石刻遇稱天子皇帝皆闕三字此碑獨平出與六典合然六典上帝天帝亦平出此碑後繫以詩曰帝命南伯帝字上但闕五字又魯國上亦闕字則六典所不詳也新唐書孔戣傳戣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而碑云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與傳不合要當以碑為正碑書當作富本北齊淮南王像碑明宮金石萃編以為明言其恭且嚴以為某恭且嚴謂與集本異皆觀之未審耳碑本不作言字某字也

廣東金石畧

題峽山寺

佚

翺為兒童時聞山遊者說峽山寺難為傳遠地嘗以為無因

能來及茲獲遊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邱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平治也弗難矣

李翱文集

元和中楊於陵節度嶺南辟李翱章詞等在幕府此文當作於是時矣

廣東金石畧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

寶厯石幢

左行

咒不錄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神妙章句 寶厯二年歲次景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大德

兼蒲澗寺大德僧欽造書欽造閩川人同經畧副使將仕郎前守辰州都督府鑿博士廬江郡何宥則敬為亡兄節度隨軍文林郎守康州司馬宥鄉造此大悲陀羅尼幢

此是大悲陀羅尼咒非尊勝陀羅尼經也題云同經畧副使前守辰州都督府鑿博士唐書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諸道皆有經畧軍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又百官志都督府有大中下三府各有都督一人醫學博士一人大府從八品上中府下府正九品上此題辰州都督府不知是大府抑中下府而經畧之有同副使史亦未詳金石萃編石幢在廣州光孝寺紀年丙午作景午避世祖廟諱也其咒文與今板本多異豈出自繙譯故聲近而文不同耶

薩書作菩薩猶為近古醯作醢幢作幢士作土則俗字也

欽造自署閩川人與六朝石刻自署其字同例蒲澗寺舊志以為創於宋淳化元年據此幢則實建自唐代非創於

淳化也

廣東金石畧

富春郡孫夫人墓碣

存

唐咸通元年閏拾月拾伍日富春郡孫夫人從夫王氏之任潮州程鄉縣令時夫人遘疾於官舍享年四十七歲卜兆未利權設殯筵洎參季歲次壬午玖月拾捌啓葬於廣州南海縣四望亭後壙慮陵谷變遷刻石紀爾

右碑石在省城小北門外唐帽岡後田間耕農於光緒二年四月掘得之後藏下塘村李月樵家

羅隱題字

佚

峽山古寺之上有峭壁約二丈許有羅隱所篆雲臺二字
今問之寺僧皆無知者矣

粵東金石畧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案羅隱餘杭人舊五代史有傳
題字無年月故附唐末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九十八終

廣州府志卷九十九

金石畧三

五代

梁清泉禪院銅鐘款文

存

弟子節度左押衙充府牆池內外副指搆使并都教練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端州諸軍事守端州
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利邵去天復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鑄造洪鐘壹口重壹千斤於清泉禪院供養永乞爵位高遷
家眷甯謚此時設齋慶讚訖久未得題號今專差匠周匡往
鐫字開平五年六月三日重記

鐘在廣州元妙觀梁端州刺史利邵去所鑄漢紀有利幾
邵去豈其後歟結銜府牆池卽城池曾南豐集韓公井跋
云楚故城今謂之故牆故城改爲牆者由梁太祖父烈祖

名誠當時避之然則此云府牆池內外副指搆使蓋司城

隍之官是時梁進封劉隱為南海王此據歐陽史在乾化元年與五代會要作

開平四年異依舊清海軍節度使清海軍為大府端州實隸之

故郤去以州刺史而充是官史稱開平五年五月改元乾

化鐘鐫字在六月猶俾開平詔書未至端州耳廣東金石畧

南漢石版文佚

胡賓王劉氏興亡錄高祖嚴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

曰隱台巖因名其三子司馬光通鑑考異

案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謙庶子也母段氏生龔

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妒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

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

段氏養龔為己子考龔卒於大有十五年壬寅晉天福七年

五十四由是推之當生於唐昭宗龍紀元年己酉即葬段

氏之年也吳蘭修南漢金石志

廣州石識佚

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宋史南漢世家

廣南劉龔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云

云解者曰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龔建漢國

歲在丑也兔絲者晟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殺諸弟也越

人以天水為趙蓋海指皇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

也吳處厚青箱雜記

康陵碑佚

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

奉勅撰

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

朱彝尊曝書亭集

崇禎丙子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奮而成穴耕者梁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無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觔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觔地皆金蠶珠貝窈有鏡一光燭穴中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眾梁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尺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偽漢劉龔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

越光天五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尙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光天乃龔子玠年號立僅二年為弟晟所弑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無光天五年又考十國春秋偽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龔為工部侍郎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也

王士正皇華紀聞

竹垞記劉龔冢碑事與王文簡皇華紀聞所載頗有錯互余抵粵訪諸官吏與土人問其所謂北亭者在番禺城東二十里許而劉龔之冢與碑則竟無知者蓋二先生亦皆非得自親睹所以傳寫或有訛失即如竹垞所記係光天元年而文簡則疑光天無五年而所據載者乃作五年

廣語亦作元年又盧應下文簡所記是初字廣語所記是勅字俱無

奉字而竹垞所記則多一奉字安知初字非卽勅字之誤乎竹垞稱陳元孝語予云云則是竹垞既得自口傳而元孝復出自記憶無怪乎傳聞異詞矣

粵東金石畧

陀羅尼石幢

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

曩謨婆誡嘽帝一但嘽路枳也二鉢囉底尾始瑟吒野三沒

馱野四但你也他五唵尾戍馱野尾戍馱野六拏摩

囉尾秣九阿鼻洗左覩矜二囉囉拏誡底三囉囉左曩十一

阿蜜唼多鼻曬十二阿賀囉阿賀囉阿欲散馱囉十三馱囉十四馱野戍馱野十五誡誡曩尾秣十六瑟柅灑尾惹野尾秣十七他誡多十九嘽盧

謁二十娑二十一野廿三地瑟姪曩廿四地瑟恥廿五賀多曩尾秣廿六薩嘽嘽囉拏廿七頤摩賀摩頤廿八但闍多部廿九句知卅秣卅一地瑟恥卅二惹野惹野卅三嘽日嚙卅四迦耶跛卅五第卅六舍喇嚙薩嘽卅七者銘卅八沒地野卅九底跛哩卅十溼卅一娑地卅二沒地野卅三恒他卅四溼卅五娑地卅六沒地野卅七恒他卅八溼卅九娑地卅十沒地野卅十一恒他卅十二溼卅十三娑地卅十四沒地野卅十五恒他卅十六溼卅十七娑地卅十八沒地野卅十九恒他卅二十溼卅二十一娑地卅二十二沒地野卅二十三恒他卅二十四溼卅二十五娑地卅二十六沒地野卅二十七恒他卅二十八溼卅二十九娑地卅三十沒地野卅三十一恒他卅三十二溼卅三十三娑地卅三十四沒地野卅三十五恒他卅三十六溼卅三十七娑地卅三十八沒地野卅三十九恒他卅四十溼卅四十一娑地卅四十二沒地野卅四十三恒他卅四十四溼卅四十五娑地卅四十六沒地野卅四十七恒他卅四十八溼卅四十九娑地卅五十沒地野

恒唵哩馱五地瑟姪曩地瑟恥多五摩賀母捺唵五娑嘽賀

□尊勝心陀羅尼□□□謨三鼻多□□□娑嚩□□□

灑二惹野觀三嚩羅毗惹野四□□□□□□□□□□五

敬□造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幢一座追鹿幽途故悞物并

乞自身□□□□長於□□□□禪院供養設齋慶讚記

乙巳為南漢主劉晟乾和三年此幢末紀年和字上當是

乾字石在吳氏筠清館佛山志

謹案此石幢在某禪院文已剝蝕無可考證姑從南

海志錄之

長慶禪院銅鐘款存

漢乾和十五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一日癸未朔二十日壬寅

雲母山長慶禪院沙門神坦普勸眾緣鑄造洪鐘一口重八

百斤上資國祚普及四恩下濟三有永充供養

鐘在增城萬壽寺舊志萬壽寺在縣南鳳凰山之東此鐘

款云雲母山長慶禪院地志無此寺名雲母山即雲母嶺

在城西二十里今鐘在萬壽寺不知移自何時矣款既書

朔又書一日濟字作濟皆俗僧所為不足論也廣東金石畧

長慶禪院鐘款濟作濟考北魏齊郡王祐造像記廣濟為

功正作濟與北齊雋修羅碑作濟者同一偽體也南漢金石畧

修慧院鐘款佚

修慧院在東莞縣東監南山南漢大寶三年內承宣使劉

廷威鑄鐘二百五十筋置院中後改慧雲寺張府志

南漢大寶三年鐘永樂間為盜竊去粵東金石畧

廣州府志 卷九十九 金石畧三 五

鎮象塔記存經文不錄

以大寶□□□□□月乙卯朔六日庚申□□□□□面

招討使行內侍監上柱國邵□□以下不地一段收辨此下不

及諸寺院僧尼鑄造佛頂尊勝□□尼上體剝蝕審辨此下

不辨字數大白衣觀□□□薩尊□□此下不辨字數塔五層四面龕室

裝嚴佛像又捨黑□□此下不辨字數差僧延嗣住持焚修伏以所

崇妙善蓋□□□□□羣象踏食百姓田禾累奉勅下

老人採捕駢括人欄烹烹應贍軍□□其戴甲披□□□負

來之□□□遺骸滯魄難超捨去□□此下不辨良因免涉幽

肩之苦述承濟度永辭異類之徒

塔在廣州東莞資福寺紀年已泐粵東金石畧題云大寶

五年而黃佐廣州先賢傳云大寶七年始加廷瑄為東面

招討使與五年之文不合攷大寶七年為遼應歷十四年

遼史朔考是年至明年六月是月邵廷瑄死無乙卯朔惟應歷十

二年為大寶五年十一月乙卯朔此記云乙卯朔則五年

無疑矣又歐陽五代史南漢世家建隆元年大寶三年張將邵

廷瑄言於張則瑄之為將已在五年以前故塔建於五年

得題銜招討使廣州先賢傳云七年始加者誤也記中案

字玉篇廣韻並無惟見集韻蓋當時鄉壁虛造之字記後

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文多泐不錄吳萊南海古蹟記云

東莞鎮象塔禹餘宮使邵廷瑄造今題銜已泐數字無可

考矣廣東金石畧

內侍省扶風郡馬氏二十四娘墓券存文不錄

右墓券在省城小北門外白雲山古冢中下塘村人

李某掘得之今藏其家首刻符咒一道後楷書十九行每行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凡三百二十五字顛倒書之此墓券體也至稱大漢國大寶五年歲次壬戌十月一日乙酉朔即宋太祖建隆三年稱菖蒲觀界地名雲峯嶺下即今之白雲山而上云左金吾街咸甯縣北者按南漢乾亨元年析南海為常康咸甯二縣見樂史太平寰宇記時宋尚未平南漢故仍用其縣名馬氏無考文不雅馴姑從其畧

西鐵塔銘

盧迦那佛此東上面 釋迦佛此東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

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國龔同女弟子
□□□□以大寶六年□□□亥五月壬子朔□□□□

鑄造□□□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韶州梁鄂以上東面

盧舍那佛此南上面 彌勒佛此南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

宮使□府儀同三司內侍監國龔同女弟子
□三十二□以大寶□□歲次癸五月壬子朔□□□

辰鑄造□□□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韶州梁延鄂以上南面 毗佛此北上面 藥師佛此北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

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上柱國龔同女弟子
□氏三十二□以大寶六年歲次□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

辰鑄造永□□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州梁延鄂以上北面 彌勒佛此西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

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
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

戊辰鑄造永充供養 八緣弟子內□□□□□□□延鄂

口弟子劉軍口以上西面

歲在壬申重遊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予光孝寺南海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銀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為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鷄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

帝崩於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於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牽連書於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更作膺謂事龔為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朱彝尊曝書亭集

右龔澄樞造鐵塔在廣州光孝寺文凡七行世所傳者惟西一面文乾隆甲午夏益都李文藻素伯諦觀東南北三面鐵繡中隱現有字募人錐出揚之文皆與西面同而每行字數有多寡蓋非一範也素伯又為文記塔之形製云塔自趺以上高丈有九尺六寸石趺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五珠縮其地廉外為四人首戴第三重如鬣扇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

潤四尺六寸為瓣九中瓣刻文於上自蓮花瓣以上凡七層以次而狹皆鑄佛像最上潤不過二尺又為蓮花頂每層大佛一眾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則千佛矣下二層佛旁有字梯而視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況乎第二層東盧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毗舍浮佛它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塔在廣州光孝寺之西院唐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從四品上新唐書百官志內侍省監二人從三品內侍四人從四品注云龍朔二年改監為省天寶十三年置內侍監則唐自天寶後稱內侍監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以左監

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局則後唐已復備省要之南漢承唐梁之制內侍省有監內侍監者內侍省官之長省者其寺署監者其

官也與唐書百官志稱官司之別曰監者不同又東莞鎮象塔邵延珣題銜稱行內侍監亦可為有監之一證有內侍乾和十六年感報寺鐘款載桂州管內招而未嘗稱

其官為內侍監大寶四年乾亨寺鐘款有云守內侍省內官百官志內侍省其屬六局五日內府是也非以省為官名當以此塔題銜為據宋史

通鑑及十國春秋稱澄樞為內侍省似並誤又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令職事解散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

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則澄樞初以

知承宣院十國春秋百官表南漢之承宣院即蜀之宣徽院使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即位以李紹宏為宣徽南院使兼掌內局天下財穀皆委裁遣歷代職官表宣徽南院使唐為少府監從三品兼內侍監

宋史十國春秋並誤作省後又以開封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傳乃誤

監為省又漏其後一官并畧其勲上柱國耳塔款又載入

緣弟子梁延鄂史傳無攷其題銜稱內給事都監按六典

百官志內給事從五品無都監之名十國春秋百官表亦

不載當據此以補其缺塔頂為蓮花形無字李文藻之言

卮說也廣東金石畧

東鐵塔記存

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酉歲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

塔壹所七層并相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口有慶祈鳳

歷無疆萬方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

福被四恩以四月軋德節設齋慶讚謹記此西面

□□□軍容□□□□陽宮使秀□□□□華宮使□□

□□□□□□□□使宮闈□□□番點檢□□□上將

軍行內□□□□□□□□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此南面教中大法師內□□□監□□□□□□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法師沙□臣□□此南面教中大法□

□□□□□□□□□□大夫檢校□部尚書□□□□

沙門臣□□□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

夫檢校工部尚書寶法大師沙門臣□□此北面內殿大

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檢校工部尚書曉真大師

沙門臣道此北面

右造千佛寶塔記在光孝寺之東院寺僧以灰填其文而

塗金於外謂之金塔記在塔之西面凡八行其北面東隅

題名二行西隅題名三行東面南隅題名二行西隅題名

三行東面南隅題名二行西面兩隅及東西之北隅皆無刻文予所藏者李素伯手榻之本視他家特為完善寺之西有龔澄樞所造鐵塔先於此塔四年亦非奉勅所造朱錫鬯謂劉鋹所鑄二塔並立一屋中一作記一題名者誤也此塔題名六人惟所謂宮使者似是內侍之職餘皆沙門爾朱以為皆宦者亦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為己像并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曝書亭集

廣州光孝寺有二鐵塔其在東院者以黃金塗之南漢主

劉鋹所造寺西院又有千佛鐵塔兩塔高大畧相等東塔較高朱竹垞謂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並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為一記之不詳疑未得其實也又謂其列名皆宦者今觀其列名皆沙門監造而宦者惟龔澄樞一人且其塔乃澄樞自造又在鋹所造之前亦不得合為一也粵東金石畧

塔在廣州光孝寺之東院蓋後主敕有司所造也紀年丁下闕一字卯字也記後題名磨滅過半然審視南面東隅所書官階其成文可讀有所謂秀華宮使者將軍者食邑七百戶者其殘闕之字有所謂陽宮使者使宮闈者番檢點者攷宋史及十國春秋李託傳中宗龔位選內侍省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後主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

列聖景陽二宮使又乳源大寶七年碑結銜亦稱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秀華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並與此塔所書官名畧同然則監造者即托也陽宮上缺景字宮闈下番檢點上缺諸衛押三字均可據十國春秋後主紀及托傳以補之至托傳不載其封爵食邑則又據塔款以補其缺矣

廣東金石畧

右塔銘後題銜通志與金石萃編互異今據拓本著錄舊志丁下是卯字相下是輪字龍下是躬字今已缺使舊志作底則誤也題名多剝蝕南面東隅所書官階有軍容字金石文跋尾陽宮使秀字華宮使使字使宮闈字番點檢字上將軍行內字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字考宋史李托傳中宗龔位選內侍省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後主

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列聖景陽二宮使雲門山碑李托書銜稱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秀華宮使玩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並與此結銜相合通志謂監造者即托是也陽宮上缺景字秀下缺華宮使玩四字宮闈下番點檢上缺諸衛押三字行內下缺侍監二字均可據宋史托傳以補之其封爵食邑則托傳所未及也沙門題銜者四人臣字下名皆剝落惟北面西隅臣下有道字可辨舊志臣下皆作監造二字非也

南漢金石志

懿陵碑

陵山劉氏之墓也在郡東北二十里漫山皆荔子樹龜趺石獸厯厯具存昔有發其墓者其中皆以鐵鑄之予嘗至此地摩挲斷碑不見始末但見其詞皆是葬婦人墓誌考

之偽史疑是懿陵也他尚有數處如南海縣宣風鄉及番禺黃陂新會上臺玉環丫髻山等皆有之南海百詠

右刻年月無考南漢金石志附末今從之

碧虛觀碑佚

菖蒲觀在蒲澗東今名碧虛中有劉氏碑東坡題名其上

南海百詠

右刻年月亦無考南漢金石志亦附末今從之

鐵柱存

鐵柱十二南漢為乾和殿鑄者宋柯述取其四植於帥府正廳一沒於城東濠一沒於直司泥淖中餘莫知所在黃通志

謹案方信孺詩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馬伏波

敗塹頽垣今日見想會荆棘漢銅駝張以甯詞並序
廣州市治南漢主劉鋹故宮鐵鑄四柱猶存周覽嘆
息之餘夜泊三江口夢中作一詞覺而忘之但記二
句云千古興亡多少恨總付潮回去因曠括為明月
生南浦一闕云海角亭前秋草路榕葉風清吹散蠻
煙霧一笑英雄會割據癡兒却被潘郎誤寶氣消沈
無覓處薛暈猶殘鐵鑄遺宮柱千古興亡知幾度海
門依舊潮來去考鐵柱無款識故附南漢之末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九十九終

廣州府志卷一百

金石畧四 宋一

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節度掌書
記將仕郎守右補闕柱國賜緋魚袋臣裴麗澤奉勅撰 朝
議郎行監察御史權知端州軍州事臣韓溥奉勅書 存
臣聞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也能善其下故百
川委輸歸往焉亦猶山不自高眾塵由是歸矣海不自大眾
水所宗焉是知不積眾塵無以崇其萬刃不積眾水何以成
於四溟溟則海也以四夷分而言之謂之四海以大瀛總而
言之謂之神海其實一也炎荒之極南海在望洪濤瀾漫萬
里無際風潮洶湧雲島相連浴日浮天乍合乍散珊瑚生於
波底蘭桂藂乎洲上其或天吳息浪靈骨退濤彼俗乃駕象

牽犀揀金拾翠入千里之水纍纍口珠披萬頃之沙往往見寶自古交趾七郡貢獻上國皆自海沿于江達于淮逾于洛至于南河故礪砥砮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虛歲矣唐天寶十載封爲廣利王口之冕服享以牢醴每歲春秋致奠略無闕焉自有唐將季也中朝多故戎馬生郊竊號假名憑深恃險五嶺外郡遂爲劉氏所據殆七十年故元口口組包匪茅菁闕供於王祭矣何暇禱祀嶽瀆耶口乎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故我今皇帝受上元之命庇下土之民協和萬邦光被四表率土之內無遠弗届金狄十二鄙秦帝威於四夷黃龍一雙約賓人來於萬里故望雲馳奏向日傾心納貢藁街者日有所至史不絕書蠢茲炎陬獨迷聲教阻絕我琛賫割剝我生民恣爲淫刑濫行不道遂致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民懷俟后之心俗有後予之怨是則軒黃神聖猶亟戰於阪泉帝堯聰明尙有征于丹浦弔民問罪可得行之遂乃宜社出兵鑿門命將王師纔舉如時雨之降若大鵬之征徧海岱而曾匪崇朝渡南溟而止期一息圓月未再馳駟繼至則曰韶廣之壘今已平矣渠魁之屬悉已擒矣下郡百餘所拓土千萬里沿海舊地盡爲口口未翌日廣南道行營招討都部署潘美陳露布倖僞廣主與官屬獻於闕下夫高屋建瓴下坂走丸飛鴻之縱順風商飈之殞橋菜奚如是之易也若非我應天廣運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聖謨睿略之感應曷能平盪矣豈直標其銅柱俾馬援分於漢疆未若走以長纓羈尉他獻於魏闕旣而口口口截天下爲公由是降德音覃霈澤繫囚未釋者俾其釋矣流人不歸者咸使歸之汚俗濁而自

清亂法邪而復正化獷土爲王土變黎民作堯民衆人熙熙
沐皇風如飲醇醴睹聖政若享太牢上曰彼民旣穌彼俗旣
化廣利王之廟自阻隔已來寂寥莫睹今旣復其土地可使
視其廟貌俾重崇昔焉乃命中使往葺其事告帝王之旨叙
克復之意蘋藻在薦蓋筮具陳酒一奠而海若齋淪祥風襲
人嶽舞山轉若來朝於百神樂再奏而大壑溟滓炎精不賈
浪息波停如恭聽於明命似律召呂疑谷應聲影象相傳盼
嚮如在林麓以之森聳山川謂之清明鳴口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陰靈不昧有感必通詎非濬哲之君孰口靈長之德豈
直揚清激濁梁簡文止述於詞賦乖蠻隔夷謝惠連空陳於
讚詠式揚巨德宜樹豐碑虔奉綸言謹爲銘曰
無臯東峙朱陵南望極覽滄嶼渺觀洪浪鳳鱗鎮其西炎長

洲其上迴沃萬里堆疊千嶂混混漾漾汪洋源流地脉
派引天潢限六蠻於外服通七郡以來王仁惟利涉道乃靈長
我后眷聖載服洪荒惟神正直克享馨香靈骨之濤匪怒陽
侯之波弗颺善下其德旣濟其航千年萬禩永享蒸嘗 開
寶六年太歲癸酉十月九日己丑書建

碑在廣州南海廟裴麗澤奉敕撰韓溥奉敕書不著篆額
人當亦溥筆也宋史禮志云命儒臣分撰嶽瀆祠碑書于
石豈其一歟溥題銜權知端州軍州事宋史溥傳不載又
碑載太祖尊號與宋朝事實東都事略竝合而宋史本紀
誤刻聖文爲大聖當以碑正之碑字多古借如仞爲刃本
無極山碑薦爲廡本易豫釋文穌不从草本黃庭經葺从
冑本逢盛碑絹之右體再作再本仲秋下旬碑竟作竟本

劉歆遂初賦史稱溥博學善筆札觀此益信惟屈从由桀
作乘盼作盼皆謬舛或刻誤爾至用書作茅菁疑所見本
異蓋偽孔傳解菁茅為二物故菁茅亦有讀作茅菁耳

廣東金石路

謹案珠上缺一字作貫王下缺一字作被紅上缺二
字作纁璣呼上缺一字作鳴為下缺二字作我有截
上缺三字作海內有鳴下缺一字作呼孰下缺一字
作感詳番禺志足補碑文之佚

碑陰存

推誠宣力同德翊戴功臣山南東道節度襄均房復等州觀
察處置兼三司水路發運橋道等使南面行營兵馬部署
廣南諸州計度轉運使權知廣州軍府事市舶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襄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潘美
推誠翊戴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復州
諸軍復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沛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朱憲 推誠翊戴
功臣起復正議大夫秘書少監使持節韶州諸軍事韶州刺
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柱國瑯琊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王明 都大提舉修廟中散大夫行尚書駕部員
外郎通判廣州軍府事兼市舶判官柱國謝處玘 奉敕監
修廟文林郎守廣州錄事參軍事林洵美

開寶碑陰朱憲係銜推誠翊戴功臣宋文鑑擒劉鋹露布
都監朱憲列尹崇珂下則亦平廣之功臣矣而宋史紀傳

世家竝闕載潘美係銜有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傳亦遺之王明廣南轉運副使東都事略乃云以功擢秘書少監廣南轉運使亦皆非也官階履歷當以碑為真爾廣東金石畧

五僊觀古仙詩碑草書存

古仙舊題書錄撥破紅塵入紫烟五羊壇上訪神僊人間自

覺無閑地城裏誰知有洞天竹葉影繁籠藥圃桃花香煖映

芝田吟餘池畔聊欹枕風雨蕭蕭吹白蓮 元元分古觀南

鎮越王城五石空留瑞羣仙不記名丹砂雖久煉鷄犬自長

生檻簇鰲頭景門通鶴頸程煙霞沿砌起花木逐時榮古井

涵虛碧深鐘人竹清芳蕪延野色寒溜引秋聲藥竈封苔老

芝田積雨平風光齊嶽麓音信接朱明願得身從此乘雲到

玉京 右唐律五十六字古風五言紫虛真仙雍熙間所題

也真仙姓古名成之字亞真國初歲所貢闔一路會試正薦

一人古君貫廣州增城縣雍熙元年被薦洎到南宮考中第

二張賀劉師道惡其南人名居其上遂於唱名前一夕召古

君夜飲潛置瘡癰藥於杯中黎明赴唱名語不出太宗皇帝

宣諭之曰明年再來必不掩卿雍熙四年又取州解次年改

元端拱在程宿榜及第淳化二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校書

郎聞漢州萃聚神仙之地授綿竹令淳化四年到任遇至人

韓詠遺書啟緘披誦移寢東廡自無絕食日惟飲酒忽一日

取誥身於後題詩云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會遊留

今留古爭留得一笑浮生萬口休寫畢擲筆於地而卒縣佐

方申其化去而古君已先至漢州謁太守後有人見之嘗往

來成都市藥或涉仙都觀或遊眉山或入九隴熙甯中雷霹

武夷山石有字一行云古成之於此上升舊綿竹邑東門外有古仙亭張忠定公刻石以紀其事今廣州之西城有紫虛古真仙祠迺經略安撫劉尙書重建比因五仙祠宇復新謹以真仙所題本觀之遺什再勒翠珉庶傳不朽云施工石羣龍社進士黃宗石李□□知觀事寒應祥拜手謹題 進士李□□林□刻

隸額曰古仙舊題中二段草書七律一首五律十韻一首

下段跋以古爲增城人與惠志不同粵東金石畧

碑在廣州五仙觀二詩俱宋詩紀事所未收又紀事稱成之惠州人中端拱二年進士據跋云貫增城縣又云次年改元端拱在程宿榜及第蓋紀事未見是刻故謂爲惠人耳王象之亦以古成之爲惠人跋不著時代年月文中

粵大記在陳堯叟榜亦誤

初字太宗皇帝字竝空一字書其爲宋刻無疑文又云紫虛真仙祠迺經略安撫劉尙書重建考宋史劉應龍傳景定末以顯謨閣侍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德祐元年遷工部尙書寶章閣學士則所稱劉尙書當爲應龍是刻當在德祐間矣以其詩爲雍熙間題故錄入雍熙代云廣東金石畧

咸平銅鐘款存

弟子口季遷同慈母李氏二十一娘□□□□婆珠等敬口口鐘壹口重銅叁百斤奉爲己室周氏口娘迺薦去識生界以設齋慶讚訖捨沙門義明永充供義謹題

臨壇比止義明捨銅鐘一口重三百斤於廣州法性寺大佛殿內懸挂永充常住二時聲擊時大宋咸平四年歲次辛丑

九月一日己巳朔七日乙亥殿主表白傳律臨壇宗志大師普亮記

鐘在廣州光孝寺款一行書一正書筆意可觀曝書亭集與景雲觀鐘並存稱所謂法性寺鐘銘者卽此是也舊志云法性寺宋太祖改名乾明禪院據此鐘刻於真宗咸平猶以法性稱則舊志云云傳聞之誤耳當以鐘刻爲正東廣

金石略

康定二年中書門下牒存

勅南海洪聖廣利王篆額中書門下牒廣州南海廣利王牒

奉勅四瀆淵流歷代常祀物均蒙於善利禮未峻於徽稱載考國章式崇王爵四瀆竝褒封爲王其四海仍增崇懿號宜封爲洪聖廣利王及令本處限勅命到差官精虔致祭牒至

准勅故牒 康定二年十一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王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晁 戶部侍郎平章事章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已上在碑承奉郎口似是知觀

口似是察字以節度推官承奉郎 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

郎權節度掌書記章 朝奉郎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軍州

兼勾當市舶司及管内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謝 朝奉郎

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軍州兼勾當市舶司及管内勸農事

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口 廣南東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

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守尙書主客郎中兼發

遣軍州事護軍賜紫金魚袋馬 慶歷二年二月十七日上

石 承務郎守錄事參軍陸賁書并篆額已上在碑

案牒在廣州南海神廟宋史禮志康定元年詔封南海爲

洪聖廣利王與碑稱康定二年十一月不合攷皇祐五年
 牒稱康定中慶元四年牒稱康定二年然不云元年則史
 誤也當以碑為正然史康定僅一年而碑稱康定二年十
 一月者蓋是時仍未改元爾宋史仁宗紀慶元元年十一月丙寅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改元牒未署銜據仁宗紀參知政事晁宗慤康定元年任
 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寶元元年任門下侍郎平章事
 呂夷簡亦康定元年任至參知政事王舉正則康定二年
 始任如增封洪聖王在元年則牒未何得署名乎據此亦
 足證碑之是而史之非矣碑下方題銜諸人其名莫可攷
 惟宋史陳太素增傳及肇慶石刻有轉運使馬尋慶歷年
 任當卽此碑所題轉運使之入呂夷簡不著姓者老學庵
 筆記云舊制丞相署勅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是也東廣

金石畧

嶼涌山地藏院碑記篆額

大宋廣州新會縣仙湧山重修地藏院記 前監院僧惠元

小師僧契新契賓 前知吉州太和縣事宣奉郎中秘書

丞許欽撰 口法熾於中土由來久矣口口口口不俟言

而可知然又聞其經旨以見性為根本以死生輪迴為報應

亡他也止欲勸人之從善耳後之口奉佛者口不然矣口以

崇壯塢廟廣陵棟宇金碧像貌絲繪廊廡以求其福利斯得

謂之口耶地口口口國口口口口上自天子下及庶人口

口口口口有口口口口口口奢口侈罔有定式故披緇之徒

汲汲乎勸誘中下之人有割親愛以修奉竭資產以布施口

父母口口口之養兄弟有斗尺之刺浩浩佛刹建之得中不

其巖歟仙湧山地藏院者去縣西南隅五十里□□老□□其山因風雨晦暝一夕之間由海中湧出爲神仙所居之地未之詳也唐咸通十二年建□是院厥後世□□□衆蕩□精舍□□遺址宛在皇朝天聖紀號之元祀鄉老容士迎等供伸舊額議請今住持和尚法迎重□□□嗣□□□迎師俗姓龍氏始興人也幼而穎達擢去氛垢於大源山廣福院落髮出家自得空理雲游海□□□□不□□□□瓶錫一日因召鄉老而謂曰我釋迦遺教欲世人之無惡也寺院之制非以□□□□丹刻楹桷爲□□□之□果至□茹茨儉陋但庇風雨不爲不足未數年間衆施金寶市財傭工建造正□殿三間羅漢十王堂各五間法堂僧堂共十間官廳又十間觀音樓暨鐘樓二座三間迴廊共九間土木鼎新

不奢不僭足以爲檀那皈依之所十方□□之地也予景祐三年秋罷官南海艤舟江滸迎師見訪求文以誌歲月□遽之際不克奉記今冬由□□□□丁母氏憂守制在鄉師又洵發緘題懇託言記加其勤厚聊紀事實□大雄氏以□□爲念清淨爲宗□□□以濟物不□利以損人今天下廣化未俗大起茹藍伐木空山不足以充樑棟運石□路不足以充牆□□古□今逾章越制百寮鉗口孰掇其弊由此而觀又非慈悲清淨之本旨也予嘉迎師了悟佛意棟宇之制不以□壯□念簡約從宜良用贊美故爲銘曰□□□化湧仙山古建佛廟蕪沒其間世有興廢道有汗隆崛起衆□□得之□嗣興基構揆材儻工不奢不侈制度酌中□處緇徒欽奉無窮 時景祐五年正月一日開山住持沙門法迎置

文應歷七年丁亥十月十二日住持小師沙門契秦□□僧
□□□□僧雲□ 院主僧海鄂監院僧法□都監僧法馨
開山小師前院主僧□□ 進士張□書并篆□刻攝新會
縣簿尉徐建中宣德郎守廣州新會縣令趙讓朝奉郎尙書
水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軍州兼勾當市舶司管內勸農事輕
車都尉賜緋魚袋李□朝請大夫尙書屯田郎中通判廣州
軍州兼勾當市舶司管內勸農事上柱國龔紀朝奉郎守太
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管內市舶勸農使兼東路諸
州軍駐泊兵馬鈐轄諸軍陳留縣開國男食邑□百戶賜紫
金魚袋任□□

右刻在陳冲鄉記云仙湧山去縣西南五十里當云三十
五里王志作六十里更誤許欽阮通志職官表祇云景祐

年任不著何年據此碑則知其三年罷也趙讓爲新會令
不見於職官亦可據此補之趙讓題銜德郎上缺文似是
宣字宋史志文散館宣德郎正七品又云凡除職事官以
寄祿官品之高下爲準高一品已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
二品以下爲試又云兩赤縣令正七品京畿縣令三品赤
畿縣令俱正八品餘縣令從八品據元豐九域志新會爲
下縣所謂餘縣也下宣德郎一品故稱守徐口題銜攝新
會縣簿尉宋制縣有簿有尉職各不同然或縣不置簿則
尉兼之此蓋以尉兼簿故稱簿尉緋魚袋紫金魚袋所謂
章服也監司守倅類皆得賜然告勅帶行則入銜雖得賜
而告勅不帶行則不敢入銜岳珂愧鄰錄言之甚詳此碑
李崇龔紀並通判廣州軍州而龔紀結銜無賜緋魚袋卽

其制也新會志

謹案宋仁宗景祐紀年凡四後改寶元此碑云五年正月一日者宋史寶元元年十一月戊寅郊大赦改元據此則是年十月以前仍稱景祐五年也

仙湧寺捨錢及田地碑存

當院伏自開拓住持施主捨到田產及化錢置立院記仍具目錄并列男女弟子姓名於後 定出院場符水山人張居俊 弟子張守輕區餘龍光甫龍光口龍光集 開山弟子鄧凝鄧政容士平容士卿鄧採梁文顯梁文愛毛旺任連譚繼宣鄧暹鄧用梁有玟梁有清李霑李盈王戀譚禪容士燕容士堅容仲環薛口凌載凌會張新 勸首弟子鄧先同男鄧鑑捨錢二貫文足 化口弟子鄧暹鄧凝謝能鄧安各捨

錢一貫文足 押司錄事鄧從同妻容氏大娘捨錢二貫文足 弟子口甫饒男萬季捨錢一貫文省 弟子鄧友微鄧強鄧谷鄧迪鄧正言鄧華鄧艾鄧世猷鄧穆鄧爽高宗貴李友珣李亮鄧皋女弟子陳氏五娘梁氏十一娘已上各捨錢一貫文省 女弟子黎氏一娘同男容甫饒新婦李氏大娘捨錢一貫五百文足 弟子鄧世豐鄧辛許思陳福高宗珠會延福陳鷺已上各捨錢五百文足 弟子毛丞隱捨錢一貫省勸首弟子梁暮仙捨錢二貫文足 化口勸首弟子梁暮瞻譚利傳各捨錢一貫文足 弟子容仲環容拱仙譚禪梁居皓譚利松譚利舒黃約清化坊弟子鄧郎銀古博里弟子黎守和已上各捨錢一貫文足 弟子容昉梁正女弟子梁氏十一娘各捨錢一貫文省先涌譚利與弟子梁暮瞻李繼

芳容資容類譚利安黎□□譚利益陳士仙容坦然伍志曹
安佐已上各捨錢五百文足 勸首弟子區延己爲區父十
四郎母親張氏王引娘捨錢二貫文足 弟子鄺德毛丞謂
各捨錢一貫文□頓龍村勸首弟子鄧歷同妻鄺氏三娘捨
錢二貫文足鄧涌村弟子陳柔同妻容氏八娘捨錢一貫文
足 女弟子利氏二娘爲故夫黃五郎捨錢一貫文足 弟
子鄺撰鄺染鄺勝譚保甯鄺套鄺林鄧昉鄧依周遷李睦鄺
瞻鄺到朱馮隱高延居高延致區南陳齡陳層劉添譚清已
上各捨錢五百文足鄺岫黃文吉維捨□ 勸首弟子□貴
捨錢一貫文足 弟子黃涌捨錢一貫文省 弟子鄧林黃
子高張頰鄧會何蕙梁世餘黃秀張副胡清女弟子黃氏接
娘張氏接娘戚氏四娘姚氏六娘已上各捨錢五百文足弟

子區餘同男道初道饒共捨錢兩貫文省奉資故室人李氏
八娘 弟子區謙捨錢一貫文足 弟子彭良蔡進陳良各
捨錢五百□□ 勸首弟子張允恭張□富陳□□龍守□
女弟子張氏貴娘已上各捨錢一貫文足 弟子張映張日
慈張士貴張士源張士程張士奎張令強張允崇張□□
□張□儒張正翊曾□鄧延志周毫乾務村弟子郭意各捨
錢一貫文省 弟子何守戎譚思祐張瓌龍道一伍延岫龍
道安鄧德富鄧璿張國華陳利正吳□□張□□女弟子羅
氏一娘已上各捨錢五百文高遷准捨 女弟子陳氏君娘捨錢
二貫文省 女弟子□氏穀娘同男張士宣等爲故夫張十
六郎捨錢二貫文省 勸首弟子王万芳□□弟子任穆各
捨錢一貫文足 弟子王万遷王万勝毛友琚女弟子李氏

愛娘弟子張谷劉晟劉福彭進謝強葉惠何允豐葉亮鄧口
財利岫陳清萊口聰劉口口萊士強朱繼口已上各捨錢口
千文足 何口村弟子林修為考君林十五郎妣親陽氏十
五娘捨錢二貫文足 女弟子鄧氏六娘同男黃子珍捨錢
一貫文東莞縣口頭鄉延福里都幕村弟子黃驗同妻林氏
九娘捨錢五貫文足 何木村弟子林口為母親楊氏十三
娘捨錢一貫文省都斛場南村弟子李應居吳守良宋士康
各捨五百文 弟子鄧憑同妻馮氏三娘及男鄧珀新婦危
氏九娘共捨錢五貫文足 章涌里陳涌村弟子鄧士賢同
妻李氏五娘葉氏六娘捨錢五貫文足梁有清梁信臣各捨
口口潮陽里口峒村開山弟子容士口捨院場一所口口口
同口口氏一娘新婦口口口捨錢五貫足奉為追資先考押

司容口郎生界潮陽里弟子李陸李乾捨地名博限院前田
陸片東南西北各有丈尺捨人常住永充供養 潮居里弟
子梁口口梁有玟梁有清梁熙捨北分祖業地名昌華口石
田一段大小七片東至梁熙田南至梁熙田南至梁有象西
至梁有玟北至梁有清田為界充香供者潮陽里女弟子梁
氏六娘捨口口田一段追口口夫李七郎生界永充常住
潮居里期陳村弟子鄧傳黃愨陳集曾咄眾戶等捨地名期
蓬土田一段水表田一所東至水坑南至大山西至鄧傳黃
愨等眾戶分水為界北至茆岡內有水流東為界 常樂鄉
德行蓼峒村女弟子阮氏三娘捨地名北輪涌籠田大小陸
片人常住追為亡夫黃一郎去式生界 潮居里住居沙涌
村弟子鄧嘗呂見龍錦陳康黃彥眾戶等捨地名浮石係稅

東角塘內土田東至壘分水南至壘凹西至沙壘及古塘基
北至大山腳捨入本山永為常口 潮陽里弟子容儻將地
名泥涌係稅土田一處其田東至泥涌南至大窖西至本戶
田直繩北至涌捨入本山永為常住潮居尊賢兩里何延茂
等業志看謝仙口一十三人捨到地名涌金東岸小坵田一
坵東至水源南至壘腳西至大坵水北至大陂角為界永充
常住同捨田人胡深劉水進鄧口廖守端劉承惠鄭居旺鍾
萬財業守寬陳士廉何水清口共捨 潮陽里弟子李瑱同
嫂何大娘捨田地名合涌西邊一處崗脚口口口伍斗口
口叁拾步口東至大岡石嘴及官路南至大岡脚西至小圓
岡嘴北至李瑱田直繩為界充常住 女弟子李十四娘全
男容伯安捨錢一貫文足為塔節度押衙容三十郎生界

都斛場南村弟子吳守盈全男吳士昌捨錢一貫文足嶺篤
村弟子吳守祥全妻鄧氏十二娘捨錢一貫文足 當院僧
道昇同母親劉氏弟娘捨錢一貫文足為先考李十一郎
願超生界刻字弟子張毅同妻黃氏二娘男希聖迴施錢二
貫文省當院僧文口為口考妣宗十二郎陳氏雙娘捨錢一
貫文足住持沙門契秦同母親李氏二娘俗兄黃懋共捨錢
五貫文省奉資考君黃九郎生界

右刻在陳沖鄉無年月按碑有沙門契秦景祐五年許欽
碑亦有之且其字體絕類一人書則是同時立石也碑載
捨錢或稱足或稱省容齋二筆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
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
名省錢此碑云足省即其事也都斛場元豐九域志所稱

六鹽場之一今隸新甯宋志錄事吏人號文武諸司皆分
房置之翰苑新書謂之曹官引會要云諸府為司錄諸州
為錄事此碑稱押司錄事蓋監押之吏非州吏也節度押
衙沿唐舊名不見宋史志蓋宋制節度使無所掌其事務
悉歸本州知州通判兼總之故不詳其屬吏之名耳新會志

廣州古磚佚

皇朝類苑云魏侍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頽得一古磚
磚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成魏也乃大築子城
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城一擊而椎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
獲生者甚眾輿地紀勝
磚之年月不可攷魏瓘慶曆四年任廣州故附于慶曆之

末廣東金石畧

南海廟祖無擇題名存

皇祐二年孟秋庚寅偕陸仲息子強丁寶臣元珍李徽之休
甫王逢會之劉竦子上謁廣利王夕宿廟下祖無擇擇之記
彈琴道士何可從鐫字僧宗淨同行

題名在廣州南海廟韓碑陰題名諸人陸仲息劉竦不可
攷李徽之見青箱雜記云李給事徽之丁未九月生則徽
之終給事官也餘攷見別石跋尾廣東金石畧

謹案劉竦廣東金石畧作劉餗蓋傳寫之譌今據碑
文正之

田瑜題名存

聖宋皇祐辛卯歲三月十九日庚午立夏祇命致享于洪聖
廣利王廟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田瑜都官員

外郎前監鹽倉黃鑄虞部員外郎通判朱顯之謹題 僧宗淨刊

題名在廣州南海廟潘美碑陰宋制有左右諫議大夫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此碑繫銜稱右諫議大夫而宋史田瑜傳脫右字恐傳刻之譌當以碑為實 廣東金石畧

南海廟祖無擇題名 存

皇祐三年冬十月己卯祖無擇李樞李徽之田聿柳淇題

案題名在廣州南海廟元延祐碑左側蓋原為宋以前石元人磨礮僅賸此耳柳淇見皇宋書錄稱其學顏書中興頌閔架方嚴觀此知不誣云 廣東金石畧

峽山寺祖無擇題名 佚

范陽祖無擇至此 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清遠峽山寺鐵壁上年月未詳故附於此

皇祐五年牒 存

中書門下牒廣州南海洪聖廣利王 牒奉勅易載害盈益謙之旨蓋神道正直必有輔於教也其有陰相吾民沮遏凶醜應答明白不列美稱曷以揚神之休南海洪聖廣利王惟王廟食尊爵表于炎區年既遠矣唐韓愈記稱神次最貴且有福禍之驗國家秩禮祀等尤高康定中朕嘗增王徽名牲幣器數罔不稱是今轉運使絳言迺者儂獠狂悖暴集三水中流颶起舟留三日逮至城圍廣已守備火攻甚急大風還燄閉關渴飲澍雨而足變怪婁見賊懼西遯州人咸曰王其恤我者邪朕念顯靈佑順靡德不酬其加王以昭順之號神其歆茲顯寵萬有千載永庇南服宜特封南海洪聖廣利昭

順王仍令本州差官往彼嚴潔致祭及仰製造牌額安掛牒
至准勅故牒 皇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牒 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劉 給事中參知政事梁 戶部侍郎平章事龐
廣南東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
使朝奉郎尚書工部郎中直集賢院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臣元絳 右臣伏覩廣州有南海神祠唐天寶中封廣利
王聖朝康定初詔加洪聖之號臣詢問得去年獠賊五月二
十二日離端州是時江流湍急船次三水颶風大起留滯三
日以此廣州始得有守禦之備爾後暴風累旬賊黨梯衝不
得前進而城中暑渴賴雨以濟六月中賊以雲梯四攻幾及
城面羣凶灌噉以謂破在頃刻無何疾風盡壞梯屋又一日
火攻西門烈燄垂及又遇大風東回賊旣少退故守卒得以

灌滅於是賊懼天怒漸有西遯之意始州之官吏及民屢禱
于神翁忽變化其應如響蓋陛下南顧焦慮威靈振動天意
神貺宜有潛佑臣竊稽前史符堅之寇肥水司馬道子禱於
鍾山獲八公草木之助溫造平漢中之難祈晴於鷄翁山應
時開霽當時並蒙封崇况南海大神歷代稱祀唐韓愈嘗謂
考於傳記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之上今茲助順度越前
聞及問得海神之配故老傳云昔嘗封明順后自歸聖化未
正褒封其洪聖廣利王及其配臣欲望朝廷別加崇顯之號
差官致祭以答神休仍乞宣付史官昭示萬世如允所奏伏
乞特降勅命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皇祐五年四月十九日
廣南東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
使朝奉郎尚書工部郎中直集賢院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臣元絳狀奏 皇祐壬辰夏獠儂狷二廣絳奉詔使嶠外
問廣民皆稱道南海神事明年賊平輒以狀聞于朝上心感
焉召詞臣蔡襄作誥增王徽名且遣使奉將綈函就勒扁署
致牲幣之祀今年春又勅中貴人乘傳加王冕九旒犀簪導
青纁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鈎鯨縉鞞素單大帶錦
綬劍佩履鞮并內出花九樹桂禡簪鑊署曰賜明順夫人又
命道釋為之會凡十月且以答王靈休冬十一月絳來謁神
祠伏念天子仁聖潔誠以依神康保于元元所以錫蕃之備
厚而有金石之刻鋪張光明使極天所冒知朝廷威靈變化
之感噫嘻盛哉至和元年歲在敦牂十二月廿一日庚戌絳
謹記 始興李直書丹僧宗淨刻

牒在廣州南海神廟分三層自中書門下至戶部侍郎平

章事龐為牒勅一層廣南東路至元絳奏狀為奏章一層
皇祐壬辰至末為記文一層按記云上心感焉召詞臣蔡
襄作誥則勅為君謨筆也記又載今年春勅中貴人乘傳
云云考宋史禮志但載康定皇祐加封事又但云廣南平
遣李繼芳祭南海除去劉鋹所封偽號及官名易以一品
服而不載至和乘傳加九旒冕青衣朱裳之制則史之闕
畧甚矣昭順王史誤刻作招順亦當以碑為正牒末署銜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者劉沆給事中參知政事者梁適戶
部侍郎平章事者龐籍並見仁宗本紀

元絳題名

佚

至和乙未正月甲子武林元絳行部過此
馬峽志稱其字法適勁平藩築禪堂石磴埋字磴下邑令

孫繩祖命寺僧平砌出之翁覃谿金石略謂至此重尋石刻則此刻久已無存尚有石刻一段剝泐之甚惟露重開生面四大字後題一行隱隱不可辨識惟一元字畧可見寺僧云卽元絳筆也絳字厚之熙甯初受知於王荆公始以為知制誥會廣西儂智高平後復傳溪洞有警選可以經畧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則又轉任運使終參知政事卒贈太子少師諡文簡清遠志

右題名在清遠峽山寺期雲館

安昌期峽山寺詩石刻未見

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為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予暫隱人莫擬夷齊 前橫州永淳縣尉安昌期筆馬峽山志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案政和乙未張昂安昌期傳碑云治平二年先生來廣州中宿縣峽山廣慶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僧曰聞峽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策杖而往更數日不返寺僧恐有他故率衆入山求之莫知所在忽於石壁間見詩云云後題前橫州永淳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為先生詩據此詩為治平二年題因附錄於此

靈山寺鐵鐘款隸書存

□□鄉楊梅里靈山寺□召入緣男女弟子□□ 梁珂

區超 梁臯 梁珣 梁相 梁□ □□ □□ □□ □□

朱士昌 陳保明 鍾思 劉通 □□ □□ □□ 張□誠

楊政 楊□ 黃憲王 莫繼宥 容守 梁依 梁□

誠 韓隆 李世口 劉逢同妻申二娘 口口同男口養

女弟子曾一娘 鄧二娘 各捨錢六百文足收贖大鐘

一口捨在楊梅霍山寺永充供養乞各家平善 鄧三娘捨

錢六百 口口口口皇帝聖駕千春文武官寮口口錄位

口口二年乙巳歲十口月日住持沙門法惠謹題 惠州口

人張臯 鄧貧 鄧口

鐵鐘在增城會仙觀益不知何時自靈山寺迓來年號已

縮蝕惟二年乙巳歲字後又有惠州二字尙分明可讀攷

漢以後史傳所載二年乙巳歲凡三晉開運二年時劉晟

據有廣南稱乾和三年則鐘不應稱二年宋真宗景德二

年時惠州尙名禎州九城志天禧五年改惠州則鐘亦不應稱惠州據

鐘識二字上尙隱隱留下形似是平字然則此鐘爲英宗

治平二年物也祿位作錄位通借字周禮職幣注錄故書

爲祿廣東金石略

士宏等題名 未見

士宏子高昌衡平甫元規正叔安道子適丙午仲春十五日

題粵東金石畧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治平元年知廣州或傳安南舟

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動士宏灼知其非是日從賓

客宴樂民賴以安復畫策防守開誠招諭蠻多化之廣州

志云路昌衡嘗知廣州又云賈昌衡治平中官轉運使予

向跋九曜石歌以爲路昌衡誤也丙午是治平三年同上

題名在督學署池東九曜石上覃谿學士謂昌衡爲賈昌

衡是也李仁甫長編元祐四年路昌衡知廣州劉安世言

其貪暴不能鎮安遠民改知潭州五年罷館職轉一官知

廣州按元祐四年為己巳五年為庚午並非丙午此刻云

丙午則非路昌衡審矣南海志

重修南海廟碑 敦遣黃迪篆 江都曹隲書 武陵章望

之撰存

天下之國蕃夷皆小中國之九州為大然而海暈於九州中國之民受天地中和之氣故其為與禮義同亦智矣亦智矣亦智矣而人窮其數地厚矣而人探其變舶海之人不一而莫知其所濱潮汐之往來有期而莫能究其所發以海外之不與天地同其大其生育秘異無有謁然則其神之所尸威靈豈不盛哉望祀山川之禮權輿於虞書夏商周悉嚴四望則壇而祭不先日月星辰之位爾它神莫之與

隆及郊上帝大雩大禘又享之後之世復即嶽鎮海濱之所廟而祭之庶具存凡茲廟制咸有殿堂像其神南面而坐爵號為王公神之冠服禮如其名今其風流緒狀有儼然前日之土以為壇每歲五郊迎氣之日節以其方修其時享其為祭之具祭官及在位者詔奠拜興鈞從事於壇尸殿像而無用以古法是供而無降神之樂禮之變豈一邪南海神祠舊隸廣州之域在今扶胥鎮之西曰東南道水陸之行里鈞八十號其神曰洪聖廣利昭順王立夏之節天子前期致祝冊文命郡縣官以時謹祀犧牲器幣務從法式罔或不恭典刑其臨汝今之守是邦者常節制一道曰經畧安撫使兼治州焉其馭事大其統地侈朝廷必擇望人為之位既高矣往往懈於事神失虔

上意故海祠久之不葺先時此民與海中蕃夷四方之商賈
雜居焉皇祐中廣源州蠻來為寇民之被殺之餘流散逮盡
後雖歸懷無復昔口之饒及是嘉祐七年秋風雨調若五穀
豐實人無疫癘海無颶風九縣旁十有五州無盜賊之侵民
相與語曰茲吾府帥政口口口口召亦南海大神之賜遂入
謁府廷曰海祠頽敗願輸吾貲新之用以答神嘉公曰是吾
心也不言吾且有命乃以口口口口之屋三百餘間宜
革者舉新之九月興役明年五月事既府命縣曰其以牲酒
告成于神府帥者誰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口口也公生始
興尤熟南俗嘗破廣源之寇又嘗為帥桂林又嘗以安撫使
涖之廣桂一體也其恩德固已浸淫此邦矣下車之日口自
承風故令易孚而和氣易洽至其它美甚多非廟文所宜及

望之引避朝命南遊羅浮山目公之寬口宜人知公之虔口
宜神因道廟下稽首海德作詩遺南人歌之詩曰伊神孔碩
司海于南河伯之元嶽祇之參誕惟厥靈風口口口德實孚
民民口以瞻惟海洋洋允敷無外川谷攸同天地攸賴哀惟
時大聲天為對育物之無名兮其冲宜爾無盈兮古之口子
以時望祀肇口其旁越在後世册以王爵衮冕有偉介珪是
瑞太牢是犧嘉祐名元新宮既績惟斯民之力惟令之職惟
元口之口惟元侯之德由大君錫神休其無斃四章章八句治
平四年十月一日立 口口刊 屯田員外郎前知番口口
口口口口口 屯田員外郎前知番口口口口口口 屯
田員外郎知番禺縣口口伯初 朝奉郎守尚書職方員外
郎通判軍州兼管勾市舶司騎都尉賜緋魚袋孫口口 朝

奉郎守尚書都官郎中通判軍州兼管勾市舶司輕車都尉
賜裴魚袋陸□□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尚書兵部侍
郎知廣州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本路經畧安撫使上柱國
賜紫金魚袋呂居簡立□

碑在廣州南海廟宋史章望之本傳望之字表民以蔭監
杭州茶庫移病去歐陽修等薦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
官不赴又除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此碑云引避朝命卽
其事也集賢院學士下闕二字以歐陽修余襄公神道碑
考之當為余靖但史傳不載尚書左丞蓋元豐未改官制
以前左右丞俱寄祿官故史畧之爾敦遣黃迪不著里貫
攷宋史常秩傳詔郡國以禮敦遣據此則迪必此郡人為
本郡篆廟額不可稱廣州故變文耳 廣東金石畧

向宗道題名 存

宗道從事於廣并今三拜祠下熙甯壬子三月權發遣轉運
使公事向宗道題

右題名在番禺南海廟韓碑陰按向宗道熙甯三年
為轉運使見阮通志職官表

金君卿題名 存

轉運使度支郎中金君卿正叔轉□□□子中舍許彥先
覺之管勾文字殿中丞金材拙翁門人成度公適熙甯癸丑
中伏泛舟避暑

題名在督學署內池西北大石之中君卿宋史無傳

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考其仕履最詳又容齋隨筆稱范公在
饒時延君卿置館舍宋史食貨志稱熙甯三年權江西提

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為真合之此刻繫銜轉運使可見其歷官之概足補史傳之漏畧矣許彥先始興人天聖三年進士見南雄府志此刻繫銜有闕字據粵東金石畧載為轉運判官太子中書舍人廣東金石畧

米芾藥洲殘字存

九口石第一行碧海出蜃閣青空第二行起夏雲瑰奇口怪第三行

石錯落動乾文第四行米黻第五行熙甯六年七月第六行

右刻在督學署池中仙掌石旁案譜荔軒筆記道光丙戌常熟翁遂庵先生督粵東學值池水方涸疏淤剔石於仙掌石之旁壁去榕根石骨既呈字跡可辨濯而出之則米元章五言絕句也

米黻題字左行

藥洲 米黻元章題

題字在布政司署後堂東不著年月翁方綱米海岳年譜誤連時仲等連名讀之定為元祐元年考宋史米芾傳云芾以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洽光尉熙甯八年浯溪刻石云米黻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方信孺米公畫象記云洽光尉口口入淮南幕温革跋米帖云元章元豐中謁東坡于黃岡蕭閒堂記云僕元豐六年識荆公于鍾山殷令名帖跋云戊辰集賢林舍人招為茗書之遊瀟化帖跋云元祐三年維揚倦遊閣題據此則熙甯八年以前元章踪跡在廣南所謂南官五年也八年以後元祐三年以前則在長沙江淮間安有元祐元年復遊廣州題藥洲之理哉

竊謂此題刻當在尉洽光時蓋廣州為都督府元章或以事至因遊此矣廣東金石畧

謹案元章九曜石詩標題熙甯六年七月則此題字當亦是時泐石翁氏粵東金石畧誤連時仲題名讀之以為元祐元年書其著米海岳年譜亦由此而誤阮通志力辨其非然終不能定為何年今以題字附錄於九曜石詩之後可以釋其疑矣

米元章書三世佛名存文不錄

光孝寺又名法性寺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廣州遊覽小志

光孝寺有米元章書三世佛名凡十二字在祝聖殿梁間

粵東金石畧

謹案此刻無年月寰宇訪碑錄列於大觀元年今以

熙甯六年七月元章藥洲詩證之則此刻亦當在是時其非在大觀明矣

米芾題名佚

吹簫臺石壁有米芾題名九字馬嶼志

右題名在清遠峽山寺粵東金石略云元章題名九字今問之寺僧皆無知者矣年月未詳因附錄於此

雲棧峯米元章題刻佚

右刻在清遠峽山寺見粵東金石畧

南海廟程師孟禱雨記存

熙甯歲次癸丑十二月丙申距甲寅六月辛未府帥諫議程公凡四謁南海廣利昭順王蓋將天子之命求雨於神而兩禱兩謝之獲應頗異前太守有一至廟下已二十餘年而後

寂寥無傳今公戾止何其偉歟亦足為靈宮一時之盛事資邦人百年之美談也時獻官黃稹趙光弼攝奉禮黎獻臣攝太祝富臨輒記於退之之碑陰云公之子德叟義叟陪位

記在廣州南海廟韓碑陰程公者師孟也廣東金石畧

謹案程師孟字公闢吳人宋史有傳熙甯四年任廣南東路安撫使粵東金石畧云卽王荆公詩所稱豫章太守吳郡郎者也初自福州移知廣州又以右諫議大夫再任史稱其在廣六年作西城交趾陷豈管聞廣守備因不敢東為政簡而嚴所部肅然粵人為立生祠

程師孟等題名存

程師孟金君卿李宗儀許彥先同游藥州熙甯甲寅上元日

題

右題名在督學署池西北大石之右凡上下三段此其上段也按程師孟詳上禱雨記跋尾金君卿熙甯六年任轉運使李宗儀熙甯間知南雄州事許彥先熙甯八年任轉運使俱見阮通志職官表甲寅則熙甯七年也

程師孟題名未見

程師孟金君卿李宗儀許彥先粵東金石畧

右題名在督學署池中拜石左下第四段

譚粹題名存

熙甯甲寅仲春十九日府幕譚粹檢季邑簿李種書碑謁拜祠下

題名在廣州南海廟田瑜題名之下譚粹稱府幕蓋都督

府之幕職官也然幕職官有簽事判官推官掌書記支使

而粹但稱府幕何邪李種繫銜季邑簿季邑猶言下縣蓋

當時有此語而史傳無之獨見此碑爾廣東金石畧

勅祠南海神記篆額 清海軍節度推官承事郎試大理評事

知英州滄光縣事權清遠縣事陳之方撰存

熙甯皇帝以天久不雨天地百神暨名山大川罔不祇恪惟

南海神陰相一方爵號惟貴乃命守臣躬底致祠時右諫議

大夫程公分奠南服使人至止設案具禮北面拜至再然後

敢取勅與祠神之文伏讀三四又再拜退而竊歎曰皇帝有

志憂民辭情懇惻顧斐薄敢不虔奉上意以致祠于神乃命

卜人端策揆辰前事之四日沐浴齋戒前事之三日乘舟以

往牲豐酒醇豆壘潔嚴公冠履劍珮威儀甚偉僚吏濟濟屏

息就次禮備登階祝者宣辭皇帝至誠洞達幽陰磬鼓遞作

旄幡颯爽像塑堂堂若醉若飽嗚呼惟天作辟以相民惟辟

保民以應天皇帝即位于今七年應天相民宵旰側席燠暘

風雨宜協休應公有德于民神實佑之皇帝有禱將誠者公

神實歆之海隅之人以皇帝愛憫元元之心欣歡鼓舞頌歌

之聲萬口一響之方備數下邑瞽聞盛事公命紀歲月敢撫

其實為之文又次之以詩其詩曰

湯湯南溟百川所瀦有赫其靈有嚴其居神宅于幽誠格者

應其應維何皇帝仁聖幢旄鼓鏡疇往祇祠揭揭程公神之

聽之祀事之既神明歡喜颯馳龍翔一息萬里衍涸濡焦既

盈既優廟社億季血食均休 甲寅正月廿三日立石 終

獻官供備庫副使廣南東路兵馬都監趙光弼攝太祝南恩
州軍事推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管勾經略安撫使司
文字蘇咸攝奉禮登仕郎守大理寺丞簽書節制判官廳事
富臨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知番禺縣兼管勾南海神廟事黎
獻臣 亞獻官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常平倉及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朝奉郎守尚書司封
郎中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李宗儀 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市舶使提舉銀銅場公
事充廣南東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畧安撫使護軍永安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師孟
記在廣州南海廟治平碑陰此記撰于熙甯七年其文云
皇帝以天久不雨天地百神暨名山大川罔不祗恪惟南

海神陰相一方爵號惟貴乃命守臣躬底致祠然則神宗
之憂旱分命守臣精禱不獨八年而宋史本紀禮志亦闕
載非也陳之方元豐八年點校試卷官見宋史五行志廣東

金石畧許彥先詩存

花藥氛氲海上洲水中雲影帶沙流直應路與銀潢接槎客
時來犯斗牛 熙甯甲寅上巳六字左行 彥先再遊移穉稹積
穉侍

案詩刻在廣州督學署池西大石之左首句云花藥氛氲
海上洲是藥洲之名以種花藥著也可訂南海百詠古蹟
記名勝志稱劉氏集方士鍊藥於此之誤廣東金石畧

南海廟謝雨記存

熙甯七年秋八月上以久旱精禱天下名山大川詔右諫議大夫知廣州程公致祠南海洪聖廣利昭順王已而休應云獲復命公行賽謝之禮時黃稹趙光弼為獻官黎獻臣譚粹攝奉禮太祝陳端與公之子德叟義叟陪位冬十月十八日蘇咸記李種書

記在南海廟開寶碑陰之額文云熙甯七年秋八月上以久旱精禱天下名山大川詔右諫議大夫知廣州程公致祠南海廣利洪聖昭順王已而休應云獲云云宋史神宗本紀熙甯七年九月戊戌時雨降即其事也第漏書八月上以久旱精禱一事爾碑稱程公不名據勅祠碑蓋師孟也陳端見南豐文集翰林醫官制未知即此人否附著之備考廣東金石畧

國壽寺鐘款

存
薰沐弟子區文敘同妻胡氏大娘陳氏七娘同男區光區昌區岳區僅孫口弟林生書郎闔家人口等口已供贖造大鐘一口及起回廊三間上連鐘樓建在南海縣靈峰山國壽古寺充供養 熙甯十年丁巳歲十月十六日 勾當修緣莫公穎 匠人王巽王智謹題

廣州自南漢劉鋹龔澄樞造烏金塔當時士民往往做鑄銅鐵鐘具施寺求福沿至趙宋風尚不替凡夫妻子女姓名器量輕重咸書焉例實起於隋唐造像從來已古此鐘今在白藤堡馬溶村區文敘所鑄云同妻胡氏大娘陳氏七娘顧一時安得兩妻並存理不稱妾者妄也其云已供贖造則先有所鑄此為後造之器可知至當時並造房廊

別為土木之事亦牽連載入者蓋不知古人款識之例與
題識歸諸匠人同一無識耳

順德志

番禺金錫齡分纂

番禺金偉基初校

番禺周熾皋再校

番禺史悠泰三校

順德盧乃潼四校

廣州府志卷一百終

